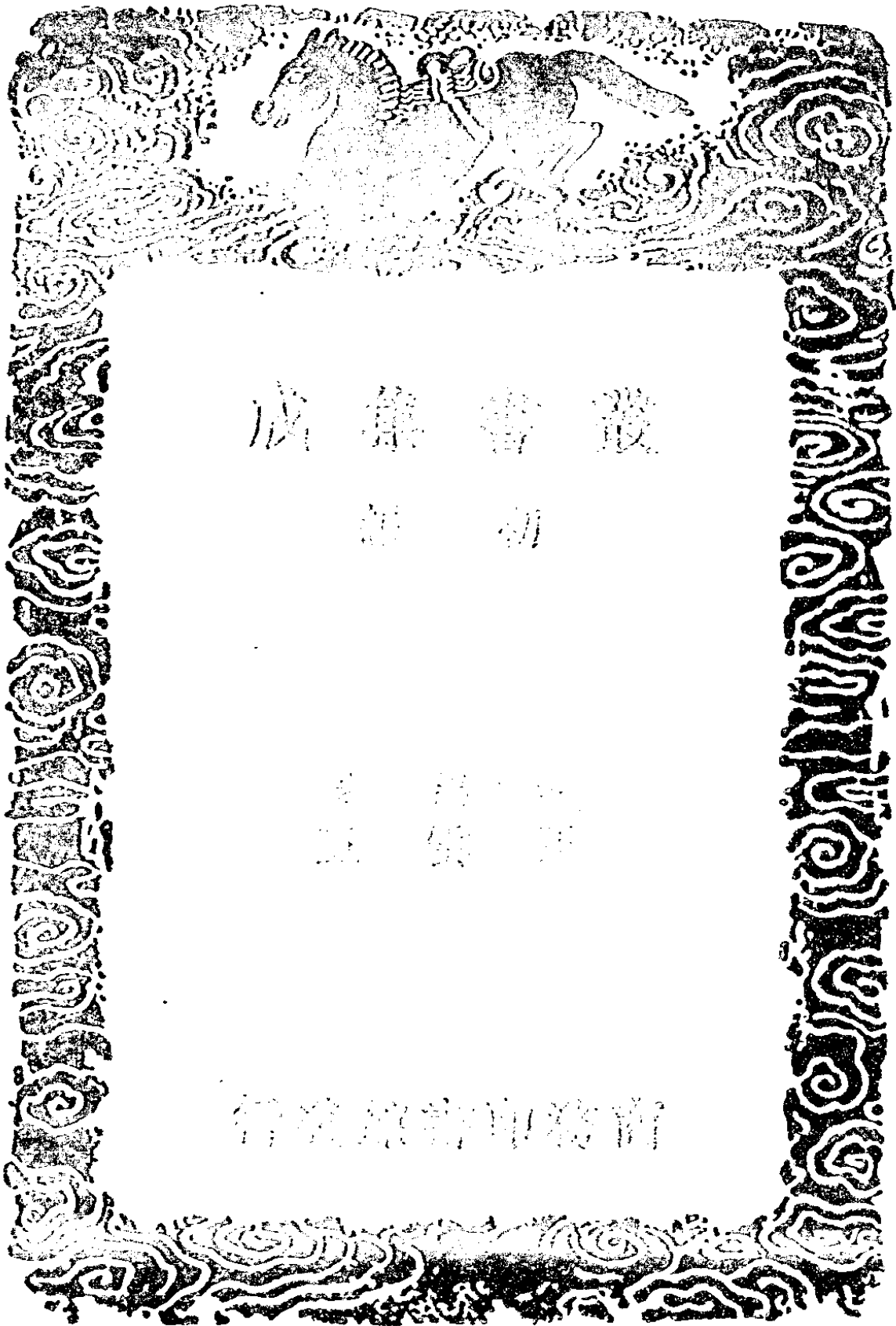


大理行記
滇南新語
南中雜說

滇遊記
維西見聞紀
滇載記



成集書叢

新刊

新刊

新刊



大 理 行 記

楊 華 著

大理行記

本館據奇晉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大理行記

中慶距大理城西頗里有干歷府治一曰威楚州四曰安寧鎮南雲南趙州縣

文屬鎮南而西有雌嶺即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有甸焉川原坦夷山勢回合

州西北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如鏡光可見面故舊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北龍興和山忽五色雲起蕭

翰困終日不散人以爲祥州居雲之南因改今名又西行三十餘里至品甸按唐史嘗置坡州亦名清

川其川澤土壤不減雲南而民種蒔爲不及爾甸中有池名曰清湖灌溉之利達於雲南之塗湖西官

中有石焉紋如古篆號曰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之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崑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略

雲南品甸相埒居民較集禾麻蔽野縣西石崖斬絕其色如雪故曰白崑赤水江回環曲折經於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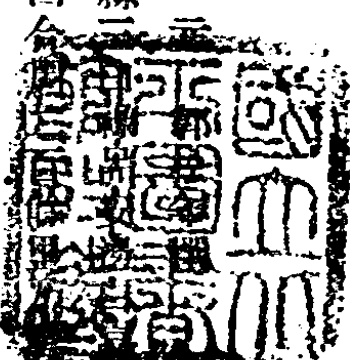
3 西南有古廟中有鐵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氏第十一主景莊王所造題曰建極十三

1 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土人歲歲貼金其上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爲武侯

所立柱也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即趙賧也山形四周回抱有藏風蔽氣之勢川澤平曠故家喬木猶

有存者神莊江貫於其中溉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峯回茂林修竹蔚

然深秀中峯舊建神廟在焉凡水旱疾疫祈晴有徵州人賴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秀蒙昭成王



50657

085

1121

2:5H2

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卽此地建通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匠名筆。不能造也。出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號城澄。其地空而不耕。乃世祖駐蹕之所也。川行三十里。至河尾關。卽洱水之下流也。架木爲梁。長十五丈餘。穹形飲水。睨而視之。如虹蜺然。順流而下。約一里許。有石門。巨石橫楣。號石馬橋。爲羣波爭道之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聲聞數里。河尾橋之西。有關焉。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卽蒙氏所築。西阨蒼山。東屬洱水。其高壁危構。巋然猶存。入關十五里。山壑濃秀。望之蔚然。前陳者。點蒼之奔衝也。諸峯羅列。前後參從。有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周十有餘里。夷語以坡陀爲和。和在坡陀。故謂之太和。昔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社徙河西。乃築此城。後閣羅鳳以張虔陁。纒構乃殺之。陷唐鮮于仲通兵。因自結之吐蕃。受鍾王刻石記功。明不得已而改號。蒙國大詔立德化碑。使蜀人鄭回製文。其碑今在。卽唐代宗大曆元年也。又北行十五。至大理。名陽苴咩城。亦名紫城。方圍四五里。卽蒙氏第五主神武王閣羅鳳蓋。普鑑十三年甲辰歲所築。時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蒼山之險。東挾洱水之泥。龍首關於鄧州之南。龍尾關於趙險之北。昔人用心。自以爲金城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而下。豈非在德不在險之明效大驗歟。故大理之民。數百年之間。五姓守固。值唐末五季。衰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略。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言語書數。以至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陳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爲。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若夫點蒼之山。條岡南北。百有餘里。峯巒巖岫。縈雲戴雪。四時不消。上則高河竄海。泉源噴湧。

水鏡澄徹。纖芥不容。佳木奇卉。垂光倒景。吹風噓雲。神龍所宅。歲旱祈禱。靈貺昭著。派爲一十八溪。懸流飛瀑。瀉於羣峯之間。雷霆砰轟。烟霞掩靄。功利布散。皆可灌溉。洱水則源於浪穹。涉歷三部。滄瀄紫城之東。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波濤二關之間。周圍百有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臯之奇。浩蕩汪洋。烟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有足稱者。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爲近。其俗多尙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下。有廟焉。是爲點蒼山神。亦號中嶽。中峯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餘。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卽唐遺大匠。恭韜微義所造。塔成。韜義乃歸。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上山寺。凡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其得道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烟靜境。花木禪房。水澗澗循堂廚。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盡。此大理之大觀。南游則永昌。騰衝。北走則鶴慶。麗江。周行數千里。皆莫若此也。

按明馮時可滇行紀略云。滇南舊爲善地。六月卽如深秋。不用挾扇衣葛。一也。嚴冬雖雪滿山頭。而寒不侵膚。不用圍爐服裘。二也。地氣高爽。無梅濕。三也。花木高大。有十丈餘。其茶花如碗。大樹合抱。雞足蒼松。數十萬株。雲氣如錦。四也。日月與星。比別處倍大而更明。五也。花卉多異品。六也。望後至二十月。猶圓滿。七也。冬日不短。八也。溫泉處處皆有。九也。岩洞深杳。奇絕。十也。因輯大理行記。附識於此。陸烜



滇遊記

陳鼎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
類編及龍威秘書皆收有此書
龍威本作滇黔記遊二卷上黔
下滇學海本則分黔游記別爲
一書又學海本在前故據以排
印

滇遊記

清 江陰陳 鼎子重著

平彝縣本衝地。明乙亥年始改縣設吏。南渡兩重石橋。道傍有清溪洞。深十餘里。諸景與碧雲相類。大抵洞者皆洪水趨洩之門戶也。其中景勝。凡洞俱有。皆大同小異。俱碧乳融成。石罅水氣所結。如兩廣之神仙園中之玉華。廬州之崔仙湖。廣之梵陽。景與碧雲半相類矣。出清溪後戶。卽紫泉洞。亦幽深可愛。遊者不倦。過揚威哨。皆如中原坦道。兩山繁林木矣。又多鸚鵡諸禽。鳴聲上下。頗傾客耳。

交水卽新霑益州。舊治去交水西北百十里。往烏撒必由之道。交水兩水相交。平疇萬頃。民物豐阜。恍如江南風景矣。去予留寓之曲靖府。方三十里耳。

馬隆州有義象冢。明天啓閒。水西安氏叛。率衆犯州。滇省戒嚴。撫軍調陶土司禦之。陶有一象。日將暮。伏山澗中。鼻吸泥水數斛。突出咆哮跳躍。鼻噴泥水。直抵賊壘。寇皆驚駭。復捲一賊擲空墜死。陶之牙將乘機逐北。遂獲大捷。及曉收師。象中毒弩而斃。土人德之。葬于南山。春秋祭掃。至今不輟。

木密關卽木密所也。有小關索嶺。上有武侯及索祠。祠前銅馬一。乃唐時物也。古柏參天。俱大數圍。道傍有碑。云武侯平蠻。會盟於此。按史。亮盟南人於木密。卽此也。

易隆驛屬尋甸州。東坡有詩。卽木密所也。今已傾圮。去城十里許。有溫泉可澡。

大鼎山有海潮寺。寺頗清幽。多竹木。面海子。闊數十里。周百餘里。隔岸卽嵩明州。去寺半里。道傍有毒泉。碣云。此係毒水。飲者傷生。楊林屬嵩明州。前朝所也。今省入州。出東關五十五里。卽楊升庵慎題詩處也。

板橋驛出西關三十五里。歷鷓鴣哨。度石梁。而至歸化寺。去滇城止五里矣。登金馬山。俯瞰城中。煙火萬家。樓閣參差。雙目頓爽也。自江甯至滇城。共七十三驛。計程五千二百零。由洞庭水道。則過之。而幾有萬里矣。

會城內有三山。五華其一也。上有武侯祠。明末。永歷帥孫可望建宮殿。登極於上。今則成瓦礫矣。吳三桂。邸在城西北隅。今惟餘池沼園亭之址在焉。

螺峯在城東北隅。倚山建元通寺。頗多亭榭。名人題句甚多。俱刻巖石。松楸頗盛。四時綠陰交覆。白雲瀾漫。差足遊覽。夏桂洲有五言律一首。鐫崖石上。其辭曰。古寺翠崖陰。危亭絕頂臨。鶴巢松有夢。雲出岫無心。仄徑攀蘿上。叢臺刻竹吟。南蠻秋日暝。哀響合猿音。正德十三年秋七月五日。廣信夏言題。但未考桂洲何事而至滇也。

城南七十里。卽太華山。高峻凌虛。城西卽碧雞山。相傳漢時有鳳儀此。所以王褒持節來祀也。城北蛇山。直出雲表。如列屏翰。

金馬碧雞坊在南關外。乃百貨匯聚。人烟輳集之所也。富庶有江浙風。

東郭有金牛寺。寺外八角亭中，有銅牛一，重數萬斤，以鎮水怪。蓋此地緣溪，每春夏淫雨，東北萬山之水，奔流如駛，往往衝圮民居，故範牛以鎮。明末孫賊僭號，取牛鑄錢。國朝水發，屢壞廬舍，今已復鑄。水患減矣。

銅瓦寺在會城東十餘里，金馬山西北麓。範銅爲瓦，覆寺三楹。春月遊人畢集。

昆明池方數百里，跨雲南安寧晉寧三州郡。水如倒流，故曰滇水無洩處。或曰由西南流入金沙江以趨蜀，未知是否。

安寧州有溫泉，甲於諸泉，稱三絕。第一無硫氣，二則身有垢，不假澣濯，入水俱浮，三有疥癬者，一澡卽痊。大理府爲天竺之妙香國，初屬羅刹，相傳觀音大士從中印土來，登點蒼山巔，跏趺信宿，今盤陀石尙在。化其地，結廬勒券，刻洱海石壁，字跡宛然。

蒼山峯頂有黑白二龍池，雲霧晦暝，羣龍千百出沒，黑池尤猛烈，樵者不敢近，木葉飛墜，霹靂隨之。

白崖在大理東南，烟火萬家，有高娘寺，與迷都隔百里，迷都亦大村落，百貨俱集，地暖同交趾，沃壤數萬頃。

點蒼山一名靈鷲，梵語耆闍崛，蒙氏封爲中岳。漢書曰：邪龍雲南，其山如扶風太乙，上有馮河，周迴萬步。五月積雪皓然，卽此山也。有十九峯，夕陽峯居中，其高直上五十里，登其巔，復有大山高五十里，度嶺西行，達永昌界矣。山色蒼翠欲滴，奇花異卉，徧於巖谷，四時不謝，早起開爽，日出後，卽雲霧覆之，至七

八月雲霧收淨。惟一白縷橫截山腰。日夕皆然。所謂玉帶鎖蒼山也。其下多文石。三塔寺後產者乃佳。餘皆白石而已。地暖無冰霜。溪澗積雪厚數丈。盛夏兒童盃盛賣之。和以糖蜜。可療飢。但多食則生癩。嵐瘴所結也。

大理一名羊苴啤城。狄青討儂智高。史稱智高遺金龍衣而遁。不知所終。殊不知其終於大理也。今其宅遺冢尚存。城內有兩司馬祠。一祀司馬遷。一祀司馬相如。漢元封閒。遷奉使西征。南略邛笮昆明。相如持節開越。故皆立祠祀之。隋南蠻叛。史萬歲破之。追近大和。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吾者過之。萬歲陪其碑。碑跌誌曰。史萬歲不得仆吾碑。遂爲復立。今在高娘寺。史公亦有遺像。明萬歷間。鄒應龍撫滇。平鐵索箐赤石崖羣盜。今有戴德祠。此葉榆四遺愛也。

感通寺在郡南十里。點蒼之麓。又名蕩山寺。峰巒環遶。林壑幽深。楊升庵寓寺小閣。題曰寫韻樓。四壁皆升庵墨妙。升庵往來大理永昌閒。近四十年。訪於舊家。得自古通元峰年運志。其書梵文。升庵熟諳其語。譯爲滇載記。南詔始末。方得詳備。登寫韻樓。雞足雪山橫亘。煙雲之表。明末滇詩人唐大來。薤染號擔當和尚。亦寓此樓。壽九十餘。樓前白茶花高數十丈。大數十圍。花如玉蘭。心殷紅。滇南只此一樹。埋條分種。皆不活也。

崇聖寺又名三塔寺。在郡北五里。三塔矗峙。隔洱海百餘里。輒望見。中塔正方。磚石甃成。高四十八丈。十六級。絕頂四角。範四金鵝。高二丈。塔下遊人以巨石投地。金鵝昂首長鳴。音響清越。黔國公楷書山海

大觀四字。文石鑿成。一字縱橫四丈。四石列塔前如屏。銅鐘二。各重十萬斤。南詔建極十三年造。乃唐咸通年也。大雄殿巨麗精巧。覆以琉璃瓦。墁地竝徑丈。點蒼石甬道。傍紫荊樹亦高數丈。唐朝老梅狀若古松。亭亭直上。枝幹如檜柏。大士像乃天雨銅汁所鑄。高二十四尺。滇西雨銅雨鐵乃常事。不足爲怪。然其理不可得而究也。

黃花老人石刻草書。在崇聖寺中。字大如盃。筆法飛舞。相傳以檳榔殼蘸墨書者。老人爲宋元閒人。自江右來。住久仙去。四絕句甚佳。其辭曰。王母祠東古佛堂。相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人住。滿谷西風粟葉黃。手拄一條青竹杖。興來日掛百錢遊。夕陽欲下山尤好。深谷無人不可留。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家落落嶺西窗。山人乞與山前地。鶴托先開二十雙。掛鏡臺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欲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

宏聖寺在郡西二里。舊名王舍寺。浮屠三十丈。十六級。阿育王建。寺前有楊升庵摹刻禹碑。蒼山向有五。百寺。俱阿育王建。今尙存六十餘處。城內大悲、文殊、普賢、藥師、興福。而普賢最大。爲祝聖所。玉局峰下。以唐御史杜光庭爲伽藍。光庭自號青城居士。灌縣人。教授大理。始開文教。龍泉峰下有祭天臺。相傳諸葛武侯征南。在蒼洱駐兵數月。見玉局峰下。鳳凰一雙。飛鳴而過。公攬車徧歷榛莽。得峭壁石龕。三皇五帝像。乃建閣奉像其中而祀之。又於石上鑿八卦。今尙存焉。

無爲寺在蘭峰。半巖巖峭壁。行茂林數里。兩山豁然中開。從絕澗左折入寺。有石樓寬三十丈。摠衣登之。

洱海雪山近在几席。有香染五株。大百圍。高八九十丈。太古時物也。昔有二十餘樹。喪亂時爲樵鷄伐盡。此僅存者。

芒湧溪在郡北二十五里。昔有三十八庵。巖壑幽秀。天風海濤。時震林木。蒼山中巖號雪山。有盤石徑丈。爲釋迦苦行地。草石皆作旃檀香。亦名香石巖。傍有鳳眼洞。有天生木橋。其木半月一換。四季長新。人跡罕到。惟樵徑耳。與畢鉢羅窟相近。皆點蒼古跡也。然天生木橋。神力半月一換。永昌鶴麗皆有之。不止大理也。靈鷲列剎相望。蓋在天竺幅員之內。爲阿育王故封。曾建八萬四千塔。大理塔基數百。皆其舊址。唐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梵書。至開寶九年始歸。其記錄行程。曰巍峰。曰雞足山。曰優波掬多石室。曰王舍城。曰鷲峰。曰阿難。半身舍利塔。曰畢鉢羅窟。以今考之。皆大理古跡也。蓋當日由西番行入天竺。而轉東行。以達大理者。緣南詔爲蒙氏地。而黔蜀之道不通也。自古通載釋迦在洱海。證如來位。而藏中載釋迦於靈鷲山。說法華經。其說相合。又釋迦死時。迦葉尊者。在耆闍崛山。後入雞足。雞足與靈鷲相望。而畢鉢羅窟舍利塔見存。與通紀。酉陽雜俎。吳舩錄。舊唐書。俱同一轍。然則世之所謂佛國者。卽在滇南矣。

大理西門外教場。每年三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爲大街子。百貨俱集。結茆如闌。文武官吏。共出彈壓。以防蒼山後生。裸搶劫。唐宋元明相沿不廢。如小街子。逢二五八日。聚於各市。午過則散矣。大理有風花雪月四景。上關花。下關風。蒼山雪。洱海月。今花斬伐無種。風則處處有之。下關稍甚耳。自九月起至

次年五月，無日不排山倒嶽，破房揭瓦，聲如雷吼，惟黎明少息，辰刻復起，室內然燈，八窗洞開，燈影不搖也。過下關橋，必下蓋整冠，否則飛颺而去矣。下關南望，萬山壁立，一水中通，其曲折處，卽風穴。故雖晴和之日，此處仍然大風不息。語云：雨師好黔，風伯好滇，豈風雨果有所好哉？蓋滇西瘴氣特甚，有風則散，亦上天愛人之至，故生風穴於其間也。

洱海源出下關，北流合金沙江，江屬麗江府，所謂恆河也。海產大頭魚，食之皮脫，土人不忌。蒼山絕頂有高河菜，七八月生，紅莖碧葉，味辛如芥。

櫻桃樹極多，大數圍，高數十丈，白多於紅，味酸澀，連翹花徧於籬落，黃色可觀，杜鵑有五色，茶花亦有黃紫紅白四種，其大如盃，夜合樹高廣數十畝，枝幹扶疏，曲折開花如小山，覆錦被絕，非江浙馬纓之比。草麻數十年不凋，其本可作梁棟，土人以之構堂屋，番瓜如斛大，重至數百觔者，茄大如斗，瓠匏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爲舟航，梨至有七觔重者。

雲南縣古名洱海，縣南二十五里，爲水目山，水目梵刹，容衆千餘。

太和縣城傍蒼山，學宮衙舍祠廟皆東向，十九峯湖，水進城，潺湲不絕，故民殷富，土肥饒，穀穗長至二百八十粒，戎菽年前卽采供蔬饌，土人謂之大莞豆，藥有一百七十七種，性良於他產，惟附子自蜀中來，土橄欖生籬落間，如龍眼，色紅黃，味同閩中青橄欖，黃柑產賓川者，大如盃，胡桃皮薄如紙，山桃皮厚，可榨油，榛松皆不下遼東，但味淡少遜耳，花之屬四時不絕，雖大雪，五色爛漫，略不萎謝，草至五月始

生以地不熱之故。然花獨不畏寒耶。理不可解也。刺桐花開於七月。極紅。旁映他樹。山石皆赤。惟蘭不香。梗葉之大。過閩蘭二十倍。鉤藤亦出。蒼山以之釀酒。名啣魯麻。

定西嶺在白崖西北。高數千仞。至巔則坦。如有水。可種桑麻百萬頃也。四十里至趙州。自湖南辰沅以西。皆自下而上。至鎮遠。趨貴陽。俱上大山。斗峻險絕之坡。指不勝屈。皆上峻而下坦也。至定西而盡。其地高中州千有餘里。去天尺五。黑夜星光照耀如晝。天如覆釜。伸手可捫星辰。身雖履地。自覺憑虛。至永昌騰越。更入霄漢矣。

洱海朝東風。暮西風。四季不爽。故舟航來去。皆張帆而行。不假篙櫂。至八月望夜。海中出珊瑚樹。高數丈。漁者盡見。冬日大風。海水倒卓。起火光如山。

金沙江兩岸皆白沙。佛書所謂恆河沙。卽此也。上流卽狗頭國。今年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目皆狗也。逾日得土氣。狗人復生。問其言。答之如狗吠。與之飲食。大嚼也。土官解來大理軍門府。因得寓目。後軍門命土官解還原處。解人行一百二十餘日。始抵其國。國中無城郭。有宮室。國王朱冠卓履。跨白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中國同也。婚嫁則非。金沙江水經注所謂西洱河也。洱水合漾水。潯水西南行。三日八十里。至瀾滄江。卽黑水也。自黑水東北行九千里。達於北京。東行七千里。達於河甯大理。蓋中國之極西而迤南矣。

沅江武定之間。有魯葵山。方千里。民皆蓄髮。劫掠流毒。官兵不能制。地險絕。鴻荒以來。未見天日。過此則

銀場在焉。富甲於江浙。

文殊寺方丈面東。雞足當前。如列翠屏。雞足之東。玉峯出天半。此麗江小雪山也。登小雪山。卽望見大雪山矣。小雪山亦出雪蛆。大者如兔。味如乳酥。多食。口鼻出血。

雞足山在賓川州。汎洱海四十里。乘風而渡。兩日到山。三峯偃伏如雞距。頂有石門。佛大弟子摩訶迦葉。乘釋迦衣鉢入定於此。候慈氏佛下生。乃入涅槃。逢歲朔。四方緇素進香。自漢迄今不絕。大刹七十二所。蘭若三百六十。小庵無算。傳衣羅漢。迦葉寂光。放光五大寺最著。每寺千衆。或數百衆不等。皆刀耕火種爲食。僧多卷毛鉤鼻。深目穿耳。卽曩在五臺京師及江浙閩粵所見乞食羅漢也。頗知漢語。迦葉殿在雞足之半。無三十年不火。

賓川州瘴氣甚濃。四五月閒。雞足道絕人行。更有變鬼者。婦女居多。或變貓。變羊。變雞。變牛。變象。變馬。遇單客。則殺而奪其貨。村落中或有此種人。左右鄰必鳴官擒治。否則連坐。其人面黃眼赤。神情恍惚。容易識認。

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江者流而北。南趨南極。北則遶西極。合黃河而入中國。皆發源大理之洱海。卽葉榆澤也。黑水源出吐番。嗟和哥界。而流爲瀾滄江。以西洱爲黑水者非也。故足跡不到。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騰越鐵少。土人以毛竹截斷。實米其中。熾火煨之。竹焦而飯已熟。甚香美。亦有巢居者。語言不通。地出琥

珀碧玉珍寶。彝婦紉葉爲衣，飄飄欲仙。葉似野栗，甚大而柔，故耐縫紉，且可卻雨也。

麗江府土府也。有同知掌府印，知府則木氏世襲。見同知甚恭，稱公祖。自呼曰治晚生。景東蒙化永寧三郡皆然。此三郡不若麗江繁庶。余曾至三郡，山川草木皆不足紀也。麗江過雪山三四日程，皆喇嘛居。止從此達中印度，僧俗俱戴紅帽，烏斯藏戴黃帽。僧稱大寶法王，紅帽者稱二寶法王，皆茹蔬，有幻術能變化。大寶法王臨死，現七十二相，故土人皆驚怖，以爲活佛也。打箭爐近天全六番，余昔遊蜀，與天全副宣慰楊自唐相識，因入其地，豐庶甲諸番，百貨皆有。烏斯藏以打箭爐爲外障也。

臨安府漢彝雜處，所轄之石屏阿迷二州，時有彝患。近日三韓徐印祖知石屏，以威德制之，患少息。郡出糧子，有銅鐵二種，每囊百八顆，銅色者佳，黑鹽井亦出，不及郡中。通海縣出紬與布，斜紋線織，極勤著。激江府最荒涼，然民淳易治，糧不逋，盜賊少，訟獄簡，易爲循卓吏。惟路南州稍悍耳，然苗獠之患，亦不免也。

廣西府近安南，有莫治峯，高萬仞，終歲雲霧不開。在師宗彌勒之境，惟三月三日起至四月三日止，一月皎潔，遊人登其巔，望見安南宮室，山中多金銀礦，故民物富，雖十廣南府不及也。

楚雄姚安開化三郡，雖相閒甚遙，而風土則相近，然肥瘠各異，故貧富不類。山川亦有奇異可紀者，洞壑亦有絕勝可遊者。山若凌華欺岱，眇岳天鐘，黃雲紫絲，皆秀色可餐。川若丹池墨海，雲溪波塘，荷澤菱漢，皆可濯纓濯足。而五邑三州之諸生，皆恂恂儒雅，敬慕中國，余曾徧遊三郡，車馬之資，飲食之供，

皆各諸生傳奉。諸生之家。卽余遊客之郵舍也。別時各有遺贈。土儀之盛。餽贖之豐。多至百金者。甚矣。文教之重也。雖蠻貊之鄉。誦詩讀書之人。皆知敬其類。而文物之邦。其能若是也耶。

蒙化府產雞縱菜。赤白二種。赤色味絕佳。其油甘香。可調五味。椒油色碧如泉。其香如蘭。入蔬中食。則沁肺腑。洩溺皆穢。

武定府山川亦可流覽。但民貧土瘠。健於訟。悍於鬪。有燕趙風。所屬祿勸州。有洪冶山。巔有火池。陰雨則熾然。

永昌府瘴癘最濃。產寶石掘者。往往瘴死。井中出園碁子。光潤如玉琢。勝會城出者。鐵索橋數處。架萬仞山巔。險過盤江百倍。然容易渡耳。

滇西多蜜餞物。蜜甚多。彝人撲得大蜂。以長線繫其腰。識以色紙。迎風放之。乃集衆荷畚鍤隨行。度越山嶺。蜂入土竅中。從而掘之。其穴之中。大如城郭。輒得蜜數百斛。故檳榔香附橘橙佛手柑木瓜香圓梅李川芎瓜茄多以蜜漬供客。復以酒醉羣蜂。餉親友。如溫台之海味也。蚱蜢油炙如餛。或曬乾下酒。猓裸男婦小兒。見草中螽斯之屬。卽歡笑撲取。以火燎其毛。嚼吞之。

滇中苗猓焚爨。糜些之屬。擔負貨物。項戴半木枷。徒行亦不暫脫。相傳武侯定南蠻。設此號令。羣蠻使其不敢與漢人爲伍。以別貴賤。殊不知非也。彼戴木枷者。殆可負重。以便工作耳。



滇南新語

張泓纂

滇南新語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滇南新語

上行水

新興田地最饒。赤旱不荒。蓋由各龍潭之灌溉也。潭有五。或在山之顛。或在巖之下。最廣者曰黑龍潭。而白龍潭之水獨奇。潭居巖下。村人引水上行。能盤旋度山頂。頂畦俱滿。猶餘潤過嶺諸村落。俗謂彼村有女子。昔爲龍所娶。故逆水過嶺。以利其土。又諺有水行十里上牆頭之語。余思水性趨下。前人藉不竭之潭水。殫其智力。彘洄作渠。盈科後進。勢雖漸高。流仍平也。諺語殊可味。然別潭無效之者。又何故。或曰。彼山少土而多石。

龍會親

新之三月三日。必風雲起。白龍潭大雨雹。至黑龍潭而止。俗云龍會親。且雹不損禾。余親驗之五年矣。信然。

神品蘭

滇之硃砂蘭稱神品。葉與建產同。花稍大。莖高尺許。一莖十餘花。色如渥丹。香清冽。過諸種。開於夏秋之交。出南掌國。孟艮土人貿易攜歸。惟新興人善養護。蒙化間效之而劣。他郡邑種之不花。值頗昂。一莖需

清張

泓纂

泓說西澤漢軍鎮藍旗人監生歷官雲南迤西道有買桐軒集

銀十五星。然得一盞置書室中。對啜茗。真君子之室也。吾友周梅園載數莖至維揚。人皆驚奇來觀。門幾如市。乃性不耐寒。經冬槁矣。又有雪蘭。一莖三花。瓣如通草。心吐微紅。葉柔如線。秀美怡人。歲暮迎年而開。更覺可愛。

土主神

傳爲大士所化。作異像。滇人奉之謹。研和者。古玉乞城也。有廟。藏土主印。志載歲旱出印則立雨。余取視。一三角有紋。頑石耳。土人云。印自吳逆兵火後已無靈。

通海山茶

山茶宜於滇。惟銀紅大紅二種。在在有之。無黃白錦邊各色。而常一樹千花。俱大如盞。瓣若連環相扣。洵足美觀。通海縣螺頂者名尤著。

藍杜鵑

迤西楚雄大理等郡盛杜鵑。種分五色。有藍者。蔚然天碧。誠宇內奇品。余得一本。爲人索去。然滇中亦不多觀。

都拉

有草出迤西。名都拉。能解諸藥性。凡市藥者。遠而棄之。誤入藥室。則諸品不效。雖砒石之烈。亦化爲烏有。服毒者用此立解。其形類梔子而黑。

氤氳使者

北戶錄載矮莖草，芍草，左行草，無風獨搖草，皆爲媚藥，此其類與，何地之多，以草誨淫也。

合和草生必相對，夷女採爲末，暗置飲饌中，食所厚，少年則眷慕如膠漆，效勝黃昏散，不更思歸矣。反目者宜用之。多生夷地深山中，余戲謂友人曰：此氤氳使者也。合和云爾哉，而或則資以逞慾，謬矣。

九鼎香附

賓川州九鼎山廟中產香附子，大如攬核，中心橫切，作紅白太極圖如繪，故用者奇而重之。

苴蘭城

滇之省會，卽秦苴蘭城，傳爲莊蹻所建，週九里十三步，五華聳其中，吳逆三桂架以宮闕，萬家煙火一片，昆明羣山如拱揖，誠勝境也。山下卽菜海子，有大池，可百畝，赤旱不竭，土人於中種千葉蓮，有隄如西子湖頭，兩岸柳皆合抱，迤邐至御龍寺，寺祀龍神，花木扶疎，迴廊疊石，昔吳逆園圃也。去寺西北半里許，有逆家廟，俗稱洪化府，今改爲別駕署，丹垣猶在，餘蔓草矣。夫三桂受我朝大恩，若果精忠不二，國家豈惜待以沐氏，而乃謀逆自滅，獨何心哉。

龍藪

人謂滇地多龍窟，余初以爲不經，辛未六月五日已後，省邸頗晴朗，忽亂雲起西北，近乃凝而不流，五龍天矯，長百丈，懸空際，一護以白雲，餘則黑霧罩之，始見其身，可二三圍，漸上，縮細如杖，其白者尾，裊裊復自上漸下，如初從地起者，然突與白雲俱墜西城外，俄而雨點如飛，槁葉龍仍冉冉升天表，白雲擁之，復

縮細如線而隱。未幾。西郊農民呈報。小龍白色。墜田間。蹂禾百餘畝。房屋圯近三十間。院司飭令驗實。賑恤之。噫。滇果龍藪也哉。吾將學爲象龍氏。

起旱蛟

乾隆己巳正月二十日戌刻。省城風雨大作。電光射人可畏。雷訇訇聲不斷。忽霹靂一震。凡大小衙署。從外至內。中門洞開。雖重扉疊幃。鐙火俱熄。民居亦然。大小東關橫木重鍵。皆折若截薪。五華山之東北隅。官民廨舍。共傾頽一千六百餘棟。火藥局十一間。陷爲深阱五尺餘。局貯鎗刃。咸屈曲飛散。挂數里外各簷牆。焦瓠分插遠近街衢。及瓦罅中。炮重千百觔者。悉覓歸自城外各田間。余嫺家董策三觀察公署鄰於局。亦化爲瓦礫場。向聞楚北康熙中失燬火藥局。與此情形相類。惟此有雷雨之異耳。當事以藥局起旱蛟。致並燬民居。詳奏。奉旨飭賠。誠坐照萬里矣。

蛺蝶會

有綰青篆翠。翹翹如髻。處省城內之北隅者。曰螺山。又名元通。於懸峭紆迴中。建元通庵。山半懸絕處。翼以危亭。登巔遠眺。則昆明可盥。太華可撫也。下有潮音洞。俗名紅孩。談其迹者。鄙謬解客。頤洞深里許。然炬可遊。今以藏奸塞。尙竅尺餘。存其意。惟每歲孟夏。蛺蝶千百萬。會飛此山。屋樹巖壑。皆滿有大如輪。小於錢者。翩翻隨風。繽紛五采。錦色爛然。集必三日始去。究不知其去來之何從也。余目睹其呈奇不爽者。蓋兩載。

碧雞關

關在雲南府城西三十里。爲迤西咽喉要區。一峯秀拔。接太華諸山。山不甚高。而晉寧、呈貢、昆陽、昆池等處。了了在目。余從劍陽來省。必停輿久坐。流覽其勝。有雲海盪心胸之概。真全滇第一區也。核關名所自。通志引漢宣遣王褒入蜀禱金馬碧雞事。然廣輿記載四川崇寧縣有金馬碧雞神祠。與漢史符。則神之在蜀無疑。而志滇者引之。亦文人假事以炫異耳。但滇本益州地。其神之出處亦荒怪。卽謂爲寶棲此關也。蓋無不可。

仙人骨

鎮南州之西有平岡。產仙人骨云。爲仙蛻所遺。色白類雞骨。食之愈諸疾。余每過此。命童子拾各盈掬。幾盡矣。不轉瞬。琅琅復生。有心取之。又無所見。周櫟園書影所載。汀州藍田之蠟燭峯。下產糯米。色白。雜沙礫中。若經火微燬。能治心痛。亦取之無盡。正與此同其異。

淮陰後

廣南府有韋土官。傳爲漢淮陰後。當鍾室難作。客匿淮陰。三歲兒見蕭相國。蕭云。中國不可居。惟急跳粵耳。乃遣客致兒於趙陀。且遣陀書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陀遂養爲己子。封之廣南。賜姓韋。存韓之半。今族繁。世官於廣南。聞所藏鄒侯書。尉陀詔。俱勒之鐘鼎。然余常疑之。夫淮陰之誅。夷及三族。雖赤帝子假手於呂雉。而何實爲謀主。豈不知嬰杵爲鑒。余意爲此者。其蒯生之流與。

魚金帶

劍池產鮒魚帶。其魚與常鮒無異。重亦不過觔許。腹內有帶如鱠。寬二三分。長尺餘。玉色晶瑩。多或八九莖。冬深帶滿。腹脹裂如被創。帶從孔出。買魚烹食。甚鮮美。取帶曝乾。應手脆折如粉。

琵琶猪

取猪重百餘觔者。去足。剝腸胃。剔諸骨。大石壓之薄。膩若明珀。形類琵琶。因名琵琶猪。麗江女子挾以買。遠望若潯陽商婦也。

生啖蕨

碎切生蕨肉。雜以生豆腐、豆瓣、蒜、醋之屬。或挺擊豕鬣。叢草燎毛。入澗滌淨。做前切製。均生啖。如嗜珍錯。遇佳節。則比戶皆然。然劍人究以燎毛者爲上品。

黑鹽井

大井、東井、橋井、新井、復井、沙井、爲井六。黑鹽其總名也。東沙二井在溪河中。東井有天然石磯障上流。又增以壩。俗名曰猪嘴。四時無泛淡之慮。且河漲井益鹹。大異他井之視霖雨若仇也。沙井則夏秋沒洪波。臨涸所煮鹵甚微。例作餘鹽。大橋新復四井俱穿自山根。與東沙二井迥異。深各五六丈。架木如梯而下。及泉各一二眼。積溢過眼。泉卽滯不湧。然鹹泉必依淡水以生。復井淡泉居鹹泉之上。仰塞猶滴。必益盛。別傾之。大漏則鹹解。水混盈。覓補每不易。隔鹹泉數武。開淡井者。惟大新二井有。然晝夜并汲。互相盈縮。

而在河岸下之橋井與東沙俱無淡泉。蓋鄰於河也。汲鹹用皮袋。去淡恃桔槔。鹹泉覆以屋。汲貯於槽。所司秤量而出。竈戶領以煮。掘地爲竈。約坎深四尺。長逾丈餘。後稍昂。坎內沿以石牆。高過坎三四寸。寬可六七寸。外繞小石渠。坎前開火竈一。以爨。壙內平坎處。前層齒齒安廢鍋片。架重六七十觔。大鍋五。後層坎內直間以塘。高如坎。排大鍋四或六。儘後安大鍋二。高出前鍋五六寸。各鍋相次之隙。小則掩以泥。大則以小桶子鍋周匝實之。先注鹵於前層各鍋內。煮乾三四分。則轉注後層。而前層復上新鹵。迨轉至極後鍋內。以杓揚試。水鹽已相半。鍋或沸。以竹枝鉗生豕油蘸之。卽止。尾二鍋鹽先結。邊實中虛。名曰鹽埕。取出。安騎壙各鍋內。火足則中邊皆實。而鹽成矣。餘鍋大小剩微鹵耳。其成鹽各鍋。始俱染以清油。乃登竈受鹵。及鹽成。堅如石。猶錘鑿始脫。每脫曰一平。大鋸解之作五六十觔塊。乃秤而加印記。載以歸省局。其竈八日一易。竈丁和坎渠各殘泥入鹵復煮。故色多黝。但不宜久積。久則臭蟲穴以處。解之常流血。此外有獅子鐙臺柿餅沙包磚塊等鹽。皆他產之象形以得名者。

滴水簞

簞在復井南二十里。無井。兩山如複牆。誠一線天也。中有石壁削立。壁間小孔。滴水浸凝。其下有澗。澗上置溝。土人汲水仰潑壁上。隨流下溝。卽鹹。度入竈內。煎之成鹽。年獲三四萬觔。夏秋雨多。卽停煎矣。

象羊廠

自楚之武陵。過辰沅。度夜郎。抵苴蘭城。征人如梯石登天。星月漸低。若可捫。山蟲豸。不異蠶叢。偶坦處曰

壩子。卽城爲郡邑。耕者繞其間。田皆有泉。常涓涓。不畏旱。山產五金礦。余收新興。聞有湯丹青龍等廠。勞未遑一視。乾隆甲子夏五。攝路南篆。亦有廠。甫視事。卽檄辦秋闈。又不果往。乙丑春。路民犂城西象羊山地。得礦苗。呈請開之。遠近來者數千人。得礦者十之八九。不數月。而荒巖成市。卽名之曰象羊廠。余始因巡閱得其概。其山不甚深峻。方未開之先。且暮有白色象羊。散滿巖谷。村人逐之。皆化爲流雲。山因以得名。迨甲子冬夜。有聲自山起。殷殷如雌雷。漸至城內。比戶疑爲祟。汛官李鳴歧。常於三鼓後。率兵巡警。施鎗炮。而響如故。且聞聲在東。追之則西。至西亦然。奔馳逾月。迄礦見始寂。夫地不愛寶。以養民。民賴此以生者。將千萬指。故未出現象羊。將出。有先聲。蓋山靈之所以深示其慎重也歟。按路舊有廠四十七。開自勝國。今已大半竭。餘鳳凰紅石大龍泰來數廠而已。歲共產銅不萬觔。其不加封閉之故。緣產綠碇石也。石色如鸚鵡翠羽。光膩若凝脂。淨者可混綠松。每千觔。獲銅不及一二十觔。琢爲器。價數倍。象羊獨無。象羊之廠。踞山巔。羣蓐糧。搭蓆棲其上。曰火房。招集工丁。曰小伙計。或稱弟兄。司飲食者。爲鍋頭。架鑲木者。爲廂頭。開礦曰打磗子。碇有引線。老於廠者皆識之。依線打入。一人掘土。數人負出。曰背荒土。內有豆大碇子者。曰肥荒。檢之。尙可煉以易油米。碇之深下者。曰井洞。平開者。曰城門洞。洞中石圍土砂者。曰天生洞。洞口不甚寬廣。人皆偃偻入。慮內陷。支以木。間二尺餘。支木四。曰一廂洞。之遠近以廂計。上有石。則無慮。廂亦不設。洞內五步一火。十步一鏡。所費油鐵。約居薪米之半。而編查防奸。控制得宜。則有司之責綦重矣。礦之最佳者曰綠錫礪。煉千觔。則銅居其五六。次曰白錫礪。爛頭錫礪。再次曰硃砂錫礪。銅居其

三四下者曰牛版筋。僅可敷炭價。若夾石礮、稠礮、哈礮。則每千觔不過獲銅四五十觔。得不償失。遇者有愛色。咸品搭於佳礮內以煉。煉礮曰扯銅。其法礮千觔。用炭七八百觔不等。鑪如夾牆。底作圓窠。鋪以炭末。始加炭。礮置炭上竅。其後置風箱。前下開孔如半月。封以泥。稍上。復開一竅。火盛礮鎔。則礮自此出。而銅沈於底。礮竭流。即銅成之候矣。鈎去半月封泥。先掣餘炭既淨。用米飲潑入。設投以水。則爆炸而銅不完好。少間。銅面凝結。鉗出如蟹殼。次第潑取。每鑪得銅可六七餅。呼之曰元。嗟乎。何天地之生物無盡。而人之取之者亦無遺策也。至土洞深開。爲積霖所陷。曰浮洞。鑿者常被壓陷。封洞門。人亦氣閉。卒於內。常數人及數十人。歲所間有。可異者。後人不知其曾浮。每重開。或旁及。見屍橫斜。爲寶氣所養。面如生。有突立。向人索飲食者。遇則唾而啐之。即僮仆。名曰乾蟻子。人習見之。無足怪。新廠尙無。余聞之。老於湯丹者云。每廠衆推老成一人爲客長。立規最嚴。犯者受其責辱。不敢怨。常有東西異線打入。共得一礮者。必爭。經客長下視。定其左右。兩比遵約釋競。名曰爭尖子。品尖子。向非廠規素立。愚衆之命禍。豈鮮也哉。

風土異

滇之天無大寒暑。而五穀成。地有大川澤。而蝦蟹絕。辰風西息。日揚沙以拔木。必自西南來。三愆則雨至矣。風烈於冬春。而雨僅夏秋。雨盛風乃稀。佳節吉事。藉地以松毛。否爲不敬。巨富不過萬金。以一二百金設典鋪。亦稱當商。女子纏足不裙。多隨地坐。衣不忍浣。恐頻浣而損。雖士子近前。亦每令人掩鼻。有街無市。人貨集於趕街之期。間時闐然。

瓜菓異

滇之香櫞佛手。大倍閩粵而不香。瓜梨杏棗櫻桃蘋果之類。味俱淡。有黃果類柑亦然。惟元江之荔枝。阿彌之綠石榴。晉寧之天生梨。差堪沁齒牙。回憶中原佳品。蓋渺渺瑤池也。

夷異

滇夷種多。而俗異性殊。擺衣柔狡。沙人剛戾。獼猴愚癡。獠子善記仇。數世猶報。各居巖穴。能陟險。或刀耕火耨。或射獵爲食。皆難以禮法繩。惟麗郡中甸維西之把獠。獠模獠。剽悍率喇嘛。其親死。必延喇嘛問之名。刀把。或擦媽向屍誦經咒。刀把謂死者無罪。則懸屍山樹之極巔。以風曰天葬。謂有罪。則籠屍沈諸江。曰水葬。或割屍飼禽獸。而火其骨。截脛骨作筒吹之。曰火葬。此皆梵書捨身餵鷹虎之說也。然各種多。食生。且有噉生蛇者。男女皆佩刀。習鏢弩。好鬪輕生。服飾詭異。難以筆罄。自設流官後。有麗守管學宣能化導。革殘骸之俗。偉哉。

口琴

剖竹成篴。取近青長三寸三分。寬五分。厚一分。中開如笙之管。中簧約闊二分。簧之前筍相錯處。狀三尖犬牙。刮尖極薄。近尖處厚如故。約後三分。漸凹薄。至離相連處三四分。復厚。兩頭各鑿一孔。前孔穿麻線如纜。以左手無名指小指挽之。大食二指捏穿處。如執柄。橫側貼腮近唇。以氣鼓簧牙。其後孔用線長七八寸。尾作結。穿之。線過結。阻以右手之食中二指。挽線徐徐牽頓之。鼓頓有度。其簧閃顫成聲。民家及夷

婦女多習之。且和以歌。又一種寬僅半。兩端瘦削。中作一牙簧。無孔線。三片并用。而音各異。以左手前三指平執而吹。以右手前三指參差搔其末。亦呶喔可聽。似有宮商。此惟二別灘及蘭州之夷女盛吹之。

溜渡

響水關旁飛峭壁。兩岸懸絕。中臨深淵千丈。水如沸湯。石峻峻攢排利刃。一失足則成齧粉。浮木觸之立碎。前賢作鐵索橋。懸架板屋於其上。遂爲通大理諸邊之坦途。瀾滄江渡更覺險奇。兩岸險逼。無隙可施鐵索。土人乃作溜渡。俗名曰溜筒江。江寬阻約二三十丈。用大竹纜圍徑尺者二。牢繫兩岸石樁。渡彼岸者東高。渡此岸者西高。以堅藤或絞竹作三圈。牢加羅織。以圈貫纜上。曰溜筩。欲渡者以繩縛圈中。與縛放豚而肩之無異。岸人力送。卽梭逝至半渡。纜弓彎。筩亦搖蕩如鞦韆。少停必自以兩手遞援。始登彼岸。左往右來。兩無礙。至貨物亦縛於圈內。另以細繩繫圈上。溜至中。恐或停阻。用力抽曳。使動而易下。亦頗迅。昔運軍糈出口。由二別灘渡浪滄。曾閱此。

眠龍洞

洞在鶴郡山中。爲郡人李某題。所謂眠龍者。相傳建文會駐錫於此。余考之野史。稱建文遜國時。從亡惟程濟葉希賢楊應能。同避跡於鶴慶浪穹諸山中。洞喚眠龍。或據是乎。離眠龍洞十數里。有潛龍庵。雙忠墓在焉。蓋卽應能希賢兩君埋玉處。庵之昔爲建文所居無疑。而洞爲建文所常往來。更足徵矣。及讀新頒明史。見建文殉國事。始恍然於齊東之惑人也。乃如是。

捨身崖

鳳眼洞在榆城西。蒼山旁支也。城距洞十里。山徑寬坦而陡。上宜馬。下宜輜。中有龍鳳寺。寺爲偏提督圖。建屋僅數椽。可收大理全勝。鳳眼居其南。中有捨身臺。上空下洞。杳冥莫測。近臺吐崖懸虛際。步未及而心已悸。崖畔有仙人牀。平石耳。躋寺北半里許。卽龍眼洞。嶽崿崩劣。險難置足。歸寺覽遊擊曹士貴詩。並重修寺記。文簡明。詩亦佳。有空山寒不夏。老壁色常秋之句。洵妙才也。

薺壁玉

龍鳳寺牆藉峭壁約千尋。聞壁上有綠玉。水從中出。視之綠色一團。不及尺。無光而燥。似以銅綠塗之者。王遊擊順業云。昔瑩潤可愛。後爲麗江沐士官以藥箭射之。乃晦。老僧云。此玉尾耳。頭在箚內。人不能取。姑漫聽之。

地震

今上辛酉歲。余始入滇。牧新興。聞其地常動。未之信也。乙丑調邊。牧劍川。越六年。間日無風。地每作聲。或微搖。箚環簾鉤。競如鳴珮。然亦偶耳。庚午。簡調提舉黑鹽井。奉老母攜眷屬之新任。士民祖道。旣深戀戀。而劍署之河房亭榭。碧水紅橋。凡經余點綴者。亦覺依依不忍別。辛未。竹醉遙傳劍川。五月朔午時地震。而黑井處萬山中。莫究其實。以爲此予昔見事。無足詫。秋七月。忽接飛檄。調余復回劍任。辦理災後事宜。檄開民人糜斃千餘口。城垣衙署倉庫祠廟民居悉爲瓦礫。余卽欲星馳就道。而署楚雄府者。苛於交盤。

強絆至十月下浣。始離黑井。然爲劍民切切抑鬱廢寢食者。幾三月矣。兼程趨劍。於仲冬望前甫至境。父老紳士數百人迎馬首痛哭。謂天幸餘生。復獲覩余。予亦不禁相對潸然。卽住海虹橋梵刹。而詢地震始末。及災後各倒懸狀。衆云。父母去後。自冬及春。州人已苦疫。地若波載舟。撼甚。粵稽陳跡。每甲子後遇辰戌丑未年。必大震。憶六十年前。逢戊巳驗。凋瘵過半。今又週甲矣。且逢未。萬姓預有憂色。五月朔日卯時。地已搖。辰刻日蝕復明。煩熱而氣昏慘無風。至巳動甚。屆午有聲西北來。如驚潮決障。萬馬奔騰。煙塵蔽空。行者立者盡顛躓。屋宇如摧槁。始猶匍匐思避。繼皆昏迷撲地。莫知所以。震旣定。將一時。萬籟俱寂。靜若長夜。更一時。哭聲震天矣。萬家樂土。倏變蠹叢。街衢阜塞。忘城南北。旣不知何處爲吾廬。且不知吾之骨肉親戚存亡安在也。依稀檢索。死態萬狀。不忍備述。四鄉皆然。鳥巢墮散。山石飛擊。虎豹亦斃。惟西南稍輕。共計死者三千餘人。傷重繼亡者二千餘人。破顛斷臂。毀面跛足者。難更僕數。傾屋一萬九千餘間。最異震後城內外井悉涸。無點滴。而釜竈皿物全損。斷火食者數朝。東北太平等村。悉爲劍海所浸。海尾墳起。至今扼洩。沿湖一帶町畦。皆付波臣。民編蘆以棲。雖我父母來。亦無片廈以待。而地猶時搖搖也。語竟復大慟。余亦不覺失聲。嗟余去劍一年耳。何吾民之罹災遽至此極也。乃強收淚慰藉之。因齋宿於十。三日晨興赴任。海虹距州治二十里。途中山樹猶識。村落異舊。淒涼滿目。城廓俱非。蒼松架棚。拜闕上任。所謂紅橋碧水。臺榭河房。均爲烏有。乃急畫民居。弛官山禁。令民伐木。開鑿造磚瓦。且及農器什物。蓋春秋兩易。其閭閻震傾之一萬九千餘間。煥然鱗比者。勘已一萬六千餘間矣。官署倉庫祠廟汛房亦奉檄。

承修。始於壬申九月朔。至季冬。已報竣。惟城垣以部駁未及造。而兩載之中。又自有夙夜遑遑更爲吾民謀衣食者。

挖河

劍川有池。曰劍海。周四十餘里。上納麗江。維西萬山之水下。由海尾河西達沙溪。走浪穹縣。匯大理諸水。而趨金沙江。海尾河長一千九十餘丈。寬約七丈。平時劍海水漲。賴此以爲宣洩。海水如鑑。漁舟千百。菰蒲荇藻。掩映其中。四圍山樹。頗類西子湖頭。沿湖村莊田疇。錯落如畫。亦邊末之巨觀也。辛未夏震後。東北地下陷一丈五尺。水勢逆趨。致桑嶺太平邑頭等七十餘村。屋宇田地。悉爲巨浸。海尾河水涸不流。土人誤謂河身震高。而不知東北陷下也。署牧某匿不報。七十餘村民人。流離丐四方。而催科之令。數月如風雨。余復任。履村細勘。訪查形勢。用水平較量。始知東北地低。海尾河一丈五尺。無怪西涸東浸。河不受洩也。始具詳請緩地震災民賦。又請深濬海尾河。以疏洩衆流。上遊俱俯允。因前牧未報。不便逾時具題。遂將開河事宜。委余私自經營。爰自辛未冬至癸酉春。躬自節省。糶食典衣。捐養廉一千八百金。合郡士民。亦踴躍幫工。前後勸夫十餘萬。築壩開河。深一丈五尺。長盡河境。始放壩。海水洞洩。三日始平。而東北諸村落。地畝仍桑田矣。哀鴻漸復業。初各村被浸。無人敢以地陷聞。追呼如故。余至。以水災報。併請將未完民欠。作三年帶徵。蒙制撫委員查勘。七十餘村。被水田地共一萬畝零。題請賑恤。按照分數。豁免錢糧。至河開地涸。復勘有水沖沙壓者四十餘頃。仍詳請永遠免科。又蒙題奉旨允行。而七十餘村之瘡痍。始

全甦矣。是年，碩制軍巡邊至劍，見村落整齊，人民熙皞，城市一新，顧謂余曰：「致此州不類被災者，皆由賢司牧之苦心經營也。」

水溢

癸酉春，既開濬海尾河，深已一丈五尺餘矣。放壩後，各村田舍已復舊，惟覺河中水出較昔有加，而週遭海岸不似向有餘地。上流諸水亦不增於往日，竊疑之。乃浮舴舨，遍歷海心，遇水花噴起，廣數畝，如輪，如蓋，如盆，如散珠者，不知幾千萬狀。高水面約尺許，有聲，大則濟南之趵突，小則江南之珍珠泉也。舟人不敢前，強就之，如涉巨浪，詢之老漁云：「此水新湧，向未覩也。記前歲地震後，即噴起，出水面五六尺，色始黑，而後漸黃。老民曾報前任，因畏險未勘。今高湖面才尺餘耳，何足異。余次日復集漁舟數十，分棹湧處，用鉛錘貫以繩，墜下至底，深三丈七八尺不等。此海心原有暗泉，因地震泉拆，氣過洩，乃碎衝若是也。始知海水較昔加半之故，報明立案。」

湯池

古湯池，擅名者，陝之華清，爲天下最，而雲南在在有之。如宜良浪穹等處，水俱如沸，有硫黃氣，可以燂雞豚。亦有浴池，土人咸浴之。鶴慶牛街有山巖，巖高十餘丈，峙路邊，嵌空玲瓏，常霧霽之，罅中水出熱甚。人過其旁，蒸蒸然，雖極寒，類深春，俗謂火燄山，鄙俚可笑，不堪浴。惟雲南府屬之安寧州湯泉，可媲美於華清。泉去州西十里，一水可通，其河曰螳川。乾隆丙寅丁卯間，余屢奉檄赴省，安寧爲迤西咽喉，每至必停。

車州刺史鍾祥陳品一豪邁人也。善繪事，精音律，輒留余駐轡，同舟西下。清溪碧嶂，款其目，吳歌楚竹，娛其耳，留連未逾時，已抵雲濤寺矣。寺倚山臨澗，水澄碧如玉，喧豨如雷，絕似冷泉。寺左峭壁聳拔，古翠可愛，別有洞十餘，入其中，屢幽折，迷返其徑如杭之飛來，俗云七竅通天處。近澗有醒石、醉石、牛臥石，題韻甚夥。寺右則湯池也，覆以閣，啓仰窗以疏其氣，四壁皆巖石，古致陸離。池中亦甃以石，深可沒腹，寬廣丈餘，內鑿石磴數級，可坐浴，湯淨如琉璃，其底鱗鱗鋪細石，泉自石隙出，如魚吐沫，泛池面，乳花融融，靈珠顆顆，以錢投之，翻翻如蛺蝶，數刻乃沈，濯體無硫黃氣，誠勝地也。題詠亦多，磨崖鐫額者更盛。惟楊廷棟提學顏以不因人熱四字，可稱佳絕。剡史每談，必及秦中事，余因詰之曰：君據此勝，何必更憶華清？答曰：吾憶華清，不在湯泉也，賓客爲之大噱。

稻雨刈

元江府在滇省之東南，崇嵐密箐，府治設萬峯下，其中四時皆暑，氣候與嶺表略同，稻以仲冬佈種，時於臘，刈於季春，刈後復反生成穗，至秋再刈，所獲微減於前，惟熱甚，凡流寓稍不戒賦，卽染瘴殞，土著男子無至白鬚者，中壽亦鮮，女子或臻耄耋，其生理與近日之雷瓊異，抑又何耶？府治前有山，極高峻，頂平，名三家村，頗蕭爽，亦無大寒暑，有公署在焉，太守常年居之，以避炎溽。

毒溪

哀牢山爲滇之祖脈，登巔約六十餘里，上極寒，下極熱，有溪水，淺而毒甚，人馬不以時渡，則受其害，水來

自噶薩江古八百媳婦國也。由鎮沅府而下歸怒江口。渡必於孟仲冬。餘月則子夜偷渡。雖人不損。而馬足被浸。毛皆禿落。或謂夷多孔雀。其糞遺毒歸溪流。乃致此。然楚黔有毒泉。考之復不然。

賈六月雪

點蒼踞大理西。長百里。有峯十九。澗三十六。最高曰太和。頂有池。廣數十畝。龍窟其中。禱雨輒應。池傍生交河菜。類芹。味辛。採者須屏息。稍有聲。冰雹立至。山亦不甚高峻。至菊節後。兩峯已積雪。迄夏始消。土人及時取雪。藏陰巖間。屆六月。買於驛亭。雪每盃錢一文。微加蔗糖於其上。余偶過。必買數盃。雖未及齒。已寒沁心脾矣。

玉龍雪

中甸在劍川西北五百里。外連烏斯藏。可達川陝。爲通蠻貨之要隘。分州判駐焉。有玉龍山。四時積雪。恍削玉插霄漢。勢復天矯。山之俊秀。無過此者。自州治至山。計程約半旬餘。望之若在肘腋間。余搆小閣於署之南偏。每晴日登眺。晶輝皚徹。練雲皎奇。盛夏久對。令人肌慄。其中產雪虬。形類大瓠。雪蝦蟇如箕。性熱。稱珍藥。

佛手參

中甸產參。花葉如遼陽。而根類人手。必五指。味微苦而甘勝。頗益脾。氣弱者食之。轉致中滿。

螺珠

洱水盛產螺。土人取大者剔之。截頭和蒜生食。羣誇珍味。翦其尾。別名螺黃。充宴客上品。更選大螺。破殼尾。用某廟中泉。注釜待沸。滴螺內清水。點沸湯中。一熟卽漉出。盡成走珠。瑩白可愛。脆美悅口。取他水製之。則散漫不融。官大理者。祕爲奇貨。以贈人。惟嫌乾後多菜色耳。

地氣之異

滇地多熱。而奇熱之區。則元江、普洱、開化、及馬伯、鎮沅、威遠、順寧之雲州、臨安之漫瑣、鶴慶之江營。若廣南府治。並所屬之百隘諸處。長年溽暑。而夏尤甚。瘴厲最酷。宦彼者。多居山顛避之。漫瑣產精金。往購以十一月。正初遣返。遲卽中瘴矣。復有極寒之區。則昭通府治及鶴慶之中甸、維西。長年沍寒。而冬更甚。六月尙御裘。其餘郡邑。四時皆春矣。

寶井

并在阿哇國界。產玫瑰等寶石。去騰越州三十餘日。惟江右客時。裹纒以往。井深寒。蠻人服砒少許。絕下。取石子滿貯狗皮袋。負以上。旣出。猶寒顛欲絕。每袋謂之一卧。精改切。土字。索價甚昂。客買一袋。或碾得平常寶石十餘塊。及一二塊。或竟得映紅映青一塊。及數塊者。亦有一袋之內。碾洗皆頑然者。遇不遇。若有命焉。豈惟名哉。

軟玉

出麗江之摸梭山。山勢峻險。土人鑿穴開取。初出如石膏。見風卽堅。有若碧玉者。沈香玉者。皆極明透柔。

如青田壽山諸洞石作印章脆不受鏽惟琢酒器及水注甚可觀麗郡配土儀以贈人美曰軟玉又墨玉一種性極堅初取出色正綠以油或汗手撫之卽黑如漆制撫作念珠錫以嘉名曰貝峯石且充貢

鹽政

滇處天末幅輳遼闊而民戶日增食鹽歲需三千六百餘萬滇產鹽者九井歲止三千五百餘萬尙不敷九十餘萬觔沿邊諸處每有淡食之苦自制軍慶公福撫軍張公允隨奏請運買川鹽一百萬以濟昭通東川兩府又請運買粵鹽二百萬以濟廣西廣南兩府於是鹽頗充溢而各州縣均有墮銷之患焉各窰戶煎鹽從前柴木甚近邇來日伐日遠柴價昂而鹽本因之亦貴窰戶煎辦拮据難以養生屢有拖欠逃逸之弊余任黑井提舉司時制軍碩公色檄余會同鹽道張公惟寅確商重定通省鹽觔章程余因力陳窰戶艱苦必得加添薪本腳戶加價以杜盜賣而裕公務并陳明採買餘鹽之弊蓋九井中惟黑井產鹽最豐白井次之白井不患無鹵而柴難黑井不患無柴而鹵少緣從前較煎之官過爲苛細涓滴不留餘步至加煎額鹽一千零九十萬廣往額一倍然鹽增而用薪亦增薪益艱窰戶虧憊不能自辦仰給薪本於上價又仍舊額是驅窰戶以逋逃也查歷年卷案可爲各窰稍蘇其力者惟免採買餘鹽一策前提舉孫必榮以窰戶薪本不足乃假採買餘鹽以暗益薪本其鹽出沙露井歷未報明入額井在河中夏秋水漲鹵解必冬涸井露方汲煎各窰領鹵及薪本每鹽百觔銀二兩較成本多銀一兩一錢各窰欣然既有鹵可補額鹽復獲銀可助薪本煎至次年三月井沒始停歲可獲鹽四十餘萬名曰餘鹽究非餘也余查

實議詳與其明賣餘鹽。暗加薪本。不若免買餘鹽。明加薪本。年年報解。毋庸假借。以蹈欺隱。上官許之。惟每年所加之薪項無出。余復歷陳各州縣行銷鹽。每百觔可獲羨餘若干。若少分潤。以蘇竈力。似亦急公惠下之義。各憲嘉許。卽飭余定之。余何敢避嫌怨。乃於州縣羨餘中。通計可獲銀五六萬餘兩。擬扣存四萬兩。一增竈戶之薪本。一加腳戶之運價。其餘存剩銀兩。仍留爲各州縣運銷店費。庶竈戶腳夫獲實用。而各州縣亦未至拮据也。入於章程中。恭蒙奏允。而黑井之煎辦。至今有餘力焉。

鹽井

滇民食鹽。各有界限。黑井供雲南、楚雄、曲靖三府。安豐井、琅井、阿陋井、安寧州、安井供徵江、臨安、開化三府。按板井、抱母井供元江、普洱、鎮沅三府。白井供大理、永昌、鶴慶、蒙化四府。雲龍州井供順寧府。兼供永昌、麗江井、五井、彌沙井供麗江府。劍川州二處。維西、中甸食口外沙鹽。景東府食本地沙井鹽。東川、昭通二府食川鹽。廣西、廣南二府食粵鹽。俱不敢紊。越界者。以私論。然人畜食鹽。其性各與水土相習。如浪穹素食雲龍井鹽。後改白井。則民食之脹。牛羊食之輒病死。民屢訴。未許復。咸私買雲龍井鹽。官知之。亦不禁也。余定章程。曾請改浪穹仍食雲龍。以便民。讎使以白井鹽。少一縣食鹽。則鹽無銷處。未允行。

螞蝗箐

箐在劍川西北三百里。至中甸之通衢要徑也。路險峻。有十二關。干、鬼、見、愁、猴、獠、怕等名。惟螞蝗箐更醜惡。援枝附葉。粘壁纏徑。皆滿。或長寸餘。至數寸。過客袖手蒙頭。掩面急趨。鮮不被吮毒者。馬驛皆汗血。雖

坐與中園幙四遮。而衣袖間必陰伏一二狀。甚可惜。箚長數里。過此絕無地之生物。不測至此。卽問之造物。亦何以自解。

羅漢

丙寅秋。劍川巡役忽報。拿獲越境羅漢二名。候訊。余詫之。夫羅漢乃釋氏之大善知識。猶吾儒之有賢人。今日拿獲。殊不解。命帶入。二僧也。其一清癯微髭。慈悲可掬。緇衣一則。虬髯連鬚。廣頰豐頤。大腹盜背。胸前至臍。毛分生長寸許。眼光四射。狀寺中所塑降龍伏虎者。亦衣緇。坐地不跪。抗訴云。西羅漢地方人。邇者一百三十歲。久住中甸。解中國語。吾年一百七十歲。因慕南海普陀之勝。不憚萬里。相約步往一遊。吾無罪。何拘解至此。聲如洪鐘。悉梵語。不可解。癯者代譯以告。時有瞻對之役。雖研詰無他。恐奸細所爲。乃押交中甸。檄土官解回。嗣詢劍川父老。咸稱羅漢在青海極西。人多壽。有四五百歲。眉有長二三寸者。皆茹齋嗜酒。產綠松石。蠻客多往貿轉。至中甸。常語人如此。余始知有羅漢一域。前來者之稱羅漢非僞。併悟佛中之羅漢。因地得名耳。

雞足山

山踞滇之西南面。屬大理之賓川。鄧川二州。東北面屬鶴慶。高五十餘里。傳爲迦葉得道處。頂有華首門。石壁森立。壁上有痕如雙扉。云迦葉圓寂後。壁頓開。龜進卽閉。故其痕猶存。門外夜半卽見日出。而七八月之交。陰雨乍晴。有光如鏡。大丈餘。自金光寺前起。浮至巔。對之無遁形。僧謂梵羅綿雲起。必現佛光。更

於薄暮有佛燈萬點。散落峯間樹杪。此釋言傳燈及大放光明之所由依託與。然餘月無有也。山中大寺三百六十餘。茅庵不可指屈。峯巒奇秀。曲折幽深。甲於方輿諸名山。產竹筍。香而甘。夏秋食之美。山多松。皆偃蓋。攢翠如羣龍。盡數圍。撐天幕地。行人鬚眉皆綠。諸刹隱隱在空翠中。有水發於西壇寺。飛挂晴峯。闊數丈。高數千尺。如玉虬天矯。舞松竹間。匡廬瀑布。蓋不足數也。余曾因公省旋。便道往遊。時秋仲朔二日也。入山中拈花寺。宿大覺寺。將半山矣。明日住舍利院。又明日始自迦葉殿躋金殿。攀援鐵索。仰蹶至華首門登巔。天風凜冽。寒不可忍。重裘莫禦也。眼底羣峯如排浪。千百萬疊。遙見清影一杯。僧指曰。彼洱海也。其中甸之大小雪山。皆如玉女斂衽。起居足下。誠寓宙大觀也。乃遠寄天末。不獲與嵩岱比肩。同備巡狩。殆亦有幸不幸焉。因寒極。不耐久。仍下宿舍利。翌晨尋金光寺。轉後嶺而還。

唐梅

大理之西村中。有梅一株。大可合抱。半就槁。做坡仙筆意。半蔥翠而花。土人云。唐時物也。古秀可愛。花時。遊人甚夥。更於枯幹之上。每發一二花。貼梗如壽陽粧。益奇妙。軍門潘公。飾取枯幹。鑿作酒器。名曰唐梅杯。亦韻。

龍女花

樹高五丈。有奇圍七尺餘。葉如木筆。大倍之。冬不凋。花於秋。如益。瓣類蓮。潔白似玉。撥叢黃鬚中。一鬚長四五寸。結頂狀如意。出瓣外。香類優曇。聞數里。一開千數百朵。遠望疑層雪。滇南惟此一本。豈古之瓊花。

與俗傳爲龍女所植。竭智分之。立槁樹在大理蒼山之感通寺前。

遷學紀應

乾隆乙丑冬。余以新興牧調任劍川。首謁文廟。殿宇荒圯。兩廡殘頽。地勢卑窪。蝮蛇逐蛙於樞陛之間。爲之傍徨翠蹙。欲求所以妥先聖先賢之靈爽者。及觀風閱士子文。氣格腐弱。漫無程式。爰意劍雖邊末。勝國時。亦有何可及侍御。何我朝百載薰陶。而竟無一登賢書之人。學業曠序。同付荆榛。此有司之責也。亟集學官紳士。詢學宮荒廢之故。僉曰。民貧地瘠。餬口不暇。實無力爲之。非敢吝修學。且負笈亦窘也。余聞之惻然。而圖振興益力。適因公至北郭麗江寺。寺踞金華山之正幹。發脈於老君山。逶迤入栗坪。而結陽基於此。地勢壇秀。其前全城在目。煙火萬家。外收劍湖。碧波千頃。湖上文星掛榜。天馬旗鼓諸峯羅列。左有太子廟。山之瀑布百尺。右卽金華勝界。下瞰西湖如鏡。村落寺寓參差拱伏。遷學佳壤。審度無逾於是。乃獨斷於心。詳明立案。捐俸率役。移麗江諸佛像於報國寺。徙僧合祀之。改大雄殿爲啓聖宮。於宮前敞處。搆大成殿。起月臺。繞以石欄階級。去鐘樓。易兩廊爲兩廡。前起大成門。旁建鄉賢名宦祠。起櫺星門。門左爲更衣亭。亭右建省牲所。前濬泮池。澆洄引瀑布以注之。長年不竭。其騰蛟起鳳兩門及明倫堂。皆建如定制。乃筮吉率學官及同城文武衿耆等。奉舊廟各主釋菜於新學。兼聘名師。就尊經閣以訓生童之雋者。初建大成殿。破土時。土中出白氣如曳練。直衝霄漢。逾時始散。衆咸頷手稱異。計一載工竣。復於奉主人廟時。有彩雲如鸞鳳。五色繽紛。正覆新殿。自己至午。萬姓歡騰。諸生皆作詩以志祥。自遷學後。本州

甘受禾卽魁丁卯鄉榜。庚午則馬繼良亦與鹿鳴。迨後地震。大成殿獨無恙。餘多傾卸。余復任後。重修之。

禿鶖

劍地東北被震低陷。村民方困於水。有鳥來立水中。高約九尺。州民詫異。往觀者日以千計。章參將帶鳥鎗。手十名往擊之。而鳥之貌甚閒暇。雖鉛彈及身。前行數步而已。繼施子母炮。始振翻去。止海東村秧田內。適村童數輩。薙草墜間。鳥逐而啄之。童輩驚呼。其中稍長者。奮鐵斷鳥脛。村人聞聲。羣往播斃。負呈州衙。厥形似鶴。作灰褐色。喙黑如鋤。長頸赤目。頭禿而肉紫紅。壘起可憎。翅如輪。余曰。此禿鶖也。見之大水。是秋果然。

夜市

嶺南有鬼市。在殘漏之前。劍川有夜市。在禁鼓初動之後。劍處滇之極西。爲進藏門戶。土著皆彝。稍識衣冠禮義者。客籍軍籍而已。一傳衆咻。亦久樂鮑肆如蘭室也。州之沙溪甸尾。皆有市。悄悄長晝。煙冷街衢。日落昏黃。百貨乃集。村人蟻赴。手然松節。曰明子。高低遠近。如螢如燐。負女攜男。趨市買賣。多席地羣飲。和歌跳舞。酣鬪其常。而藉此以爲桑間濮上。則彝習之陋惡也已甚。屆二鼓。始扶醉漸散者半。蓋劍土磽瘠。食衆生寡。民俱世業木工。滇之七十餘州縣。及鄰滇之黔川等省。善規矩斧鑿者。隨地皆劍民。近則仲夏孟冬。栽獲兩歸。遠則以收穫爲期。必一返。獲畢仍往。是以劍之耘耨樵牧。盡屬村妝。男旣遠遊。女當門戶。催糧編甲。亦多婦代夫役。皆能練事無誤。余司牧於是。其最關風化者。莫如夜市。乃首禁之。立爲條教。

示以男女有別，出作入息之義。及違禁之罰，遊各里衿耆之方正者，家喻而戶曉之。民初不以爲便，逾月而夜市絕，日中盡列闌闌矣。乃爲之勸墾種，廣樹畜，易田疇，疏泉源，開陂堰，興陶冶，經營五年，貿藝者多歸安其業，而城市婦女之跡遂鮮。

潭赤

省城東十餘里，山不甚高，古松夾徑，蒼翠欲滴，中有寺，卽邱處機道場也。下有潭，寬廣十餘畝，四時澄徹，深淺不一，傍水架閣十餘楹，幽折取勝。土人云：潭之最深處，有黑龍居之，祈雨驗。余曾奉委行祀禮，留連數晨夕，惟天光雲影共此徘徊耳。乾隆戊辰三月，僧赴院司報稱潭水變赤，委驗如報，池面作猩紅，三日復舊，無他異。

鳳凰蛋

附地通金蓮

余司黑井時，土人獻鳳凰蛋，大如僧家鉢，形正圓，色深碧，揭其外膚，似鳳尾蕉葉，交護層羅，膚盡中空，綴黃實十餘枚，類枇杷，殼如栗，肉白。土人云：味與生銀杏埒，微澁，食之固精氣，產深箐懸崖，採之不易。樵者偶獲，卽送官邀賞，余薄賞之，而還其所獻地，湧金蓮花，其本圓直，如三尺闌柱，花開其顛，狀千葉蓮，深黃作金色，花落葉出，亦如鳳蕉，然當未開時，儼疑刻木立表也。

劍川運糧記

秤戛野人在瀾滄江怒江之極北，黑齒繡面，以包穀爲食，禾稻間有，不服王化，祝長腿者，其酋也。偶野人

渡江至保山縣境買牛。還遇汛兵疑爲盜。阻留盤詰。卽殺兵遁歸。縣差追緝。長腿挺身拒捕。差復斃。保令會同永昌鎮通詳請勦。制府張允隨據題。撥撫標左營遊擊謝光宗。提標參將高欽領兵八百往。分駐三台山。二別邏。以聲討倡亂者。檄余督運軍糧。而劍川去二別邏四百餘里。山徑險惡。歷少人行。且必經瀾滄之溜。渡外俱夷人。木強作鳥語。巖棲穴處。並無村店。人負米不過三斗。日行三十餘里。多迷道。其間懸峭數處。夷人升之。捷若猿猴。劍民皆仰首以號。而軍食孔亟。乃因地熟籌。以劍民運。至日見廠。廠即懸越廠卽瀾滄。增其腳價。覓江外夷人以接運。多派丁役。執械押送。每三十里。僱帶工匠。斧林芟葉。江府出設棚十餘間。爲負運棲宿之所。時五月大雨時行。余坐竹兜。二人肩之。然不時步行也。遇懸峭處。令雙垂長藤。橫繫勁枝。以意造軟梯。攀援而上。始抵二別邏。山高十餘里。側下成坡坂。再下卽怒江。水聲洶洶。觸石處浪高丈許。官兵臨江扎營坡上。余度形勢。密謂鶴麗鎮標守備李某曰。阻巖逼水。此絕地也。倘夷人憑嶺施弩。滾放擗石。進退維谷。將何以禦。速移。毋取敗。李以別無善地爲慮。余強攜之行。於坡坂一里外。覓得平壤數百丈。可作蛇蟠陣。以立寨。乃急令移營。起隊未百步。而擗石飛墮。幸免折傷。余復留運夫開治險峻。焚近營草木。以防潛匪。沿江一帶。石壁插天。行路在岸下。嶮巖怪石。差參錯落。水大卽沒。水退則露。履石往來。皆作驚蛙跳擲狀。無咫尺可安步者。稍不戒。卽墮逝洪波矣。因視岸壁古藤纓絡。乃就與人身等處。更取老藤接續聯貫。石盡乃止。俾夫卒得藉手以無恐。計自初夏進勦。孟秋甫奏凱。雖有斬獲。而首惡祝長腿究未成擒。後用士官率土兵進。始伏誅。謝遊擊用二百金購其首以獻捷。初秤戛特險負固。並未

與官軍一戰，自視長腿死，始漸出就戮，釋戛乃平。

滇茶

滇茶有數種，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葉粗味澁，亦作團，冒普著名，以愚外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普茶珍品，則有毛尖、芽茶、女兒之號。毛尖即雨前所採者，不作團，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綠可愛。芽茶較毛尖稍壯，採治成團，以二兩四兩爲率。滇人重之，女兒茶亦芽茶之類，取於穀雨後，以一觔至十觔爲一團，皆夷女採治，貨銀以積爲奩資，故名。制撫例用三者充歲貢，其餘粗普葉皆散賣。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餅，摹印備饋遺，而歲貢中亦有女兒茶膏，併進藥珠茶，茶爲祿豐山產，形如甘露子，差小，非葉，特茶樹之萌苗耳，可卻熱疾。又茶產順寧府玉皇廟內，一旗一槍，色瑩碧，不殊杭之龍井，惟香過烈，轉覺不適口，性又極寒，味近苦，無龍井中和之氣矣。若迤西之浪穹、劍川、麗江諸邊地，則採槐柳之寄生以代茶，然惟迤西人甘之。

大頭猓羅

元江之新平、嶧峩兩縣境，有山曰魯魁，界連楚雄郡，極深峻，約廣百餘里，頂有泉，如十畝池，大旱不竭，繞山皆腴田，夷人久踞成巢，不納稅賦，林深箐密，路道旁雜，其性兇狠，善鎗弩，時爲盜，以布纏頭，十餘層如栲栳，土人呼之爲大頭猓羅。向遇春冬，則下至近山村落，挨索保頭錢，各戶派給之，稍不遂，即肆焚殺，民苦其擾。雍正中，夷衆烏合破新平，蹂閭閻，劫倉庫，取梨園，行頭冠服，鼓吹宴慶於城山之上，復犯嶧峩，遇

大兵擒其魁，進勦搜山，無辜者仍發回安插，惜未乘時盡遷之。近雖漸被王化，而纏頭習技如故，人仍呼之爲大頭猓羅。

蔬異

雲南之果無楊梅，菜無香芋，瓜無香瓜，餘皆同他省。而蔬之屬，間有他省所罕觀者。如樹鬚，附產於深山松樾，形類苔，飄漾若美髯，樵人採以貨，味淡而質脆滑，生拌可食。又高軒鹽井有池，產龍鬚，細如髮，作櫻色，味乃類海錯，筍稱澂江永北兩府爲最多，產於四月，究未若江浙之饒。惟雞足山所產，可卑天下。生於初秋，大可拱把，長逾尺，甜脆而有清香，多食不損脾，恨難遠致耳。輩中有蕪菴，大者如捧盤，厚逾口，磨初色黑，鮮妙無媲。蒙自縣多產之，土人漬以鹽，蒸存可耐久。餘瀟浮膩，別貯爲菴油，或連瀟蒸杵爲菴醬，當事羣珍之。余常乾之以佐饌，雖稍遜臺榆，而亦可奴婢諸天花矣。至水中似荇蒂者，呼爲海菜，種小菴爲蕪香菜，他省雖不經見，然無大佳處。未若樹鬚、龍鬚、香筍、蕪菴之絕倫超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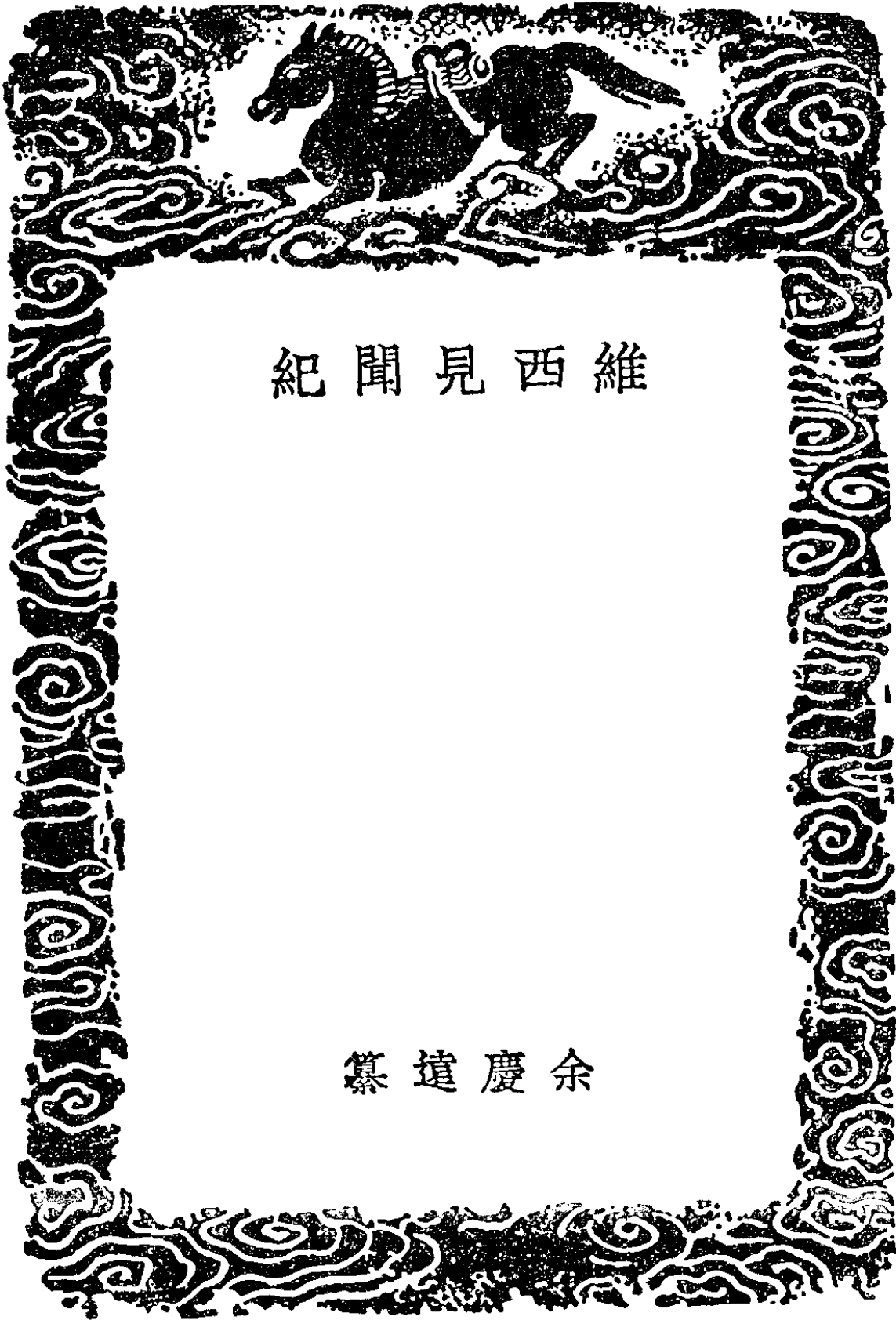
蠶

蜀中多蓄蠶，以金蠶爲最。能戕人之生，攝其魂而役以盜財帛，富則遣之，故有嫁金蠶之說。滇之東西兩迤，無金蠶，其鼠蛇蝦蟆等蠱，害較烈。每夜靜雲密，有物熠熠如流星，低度掠屋脊而過，飛尾銛修，燦寒焰搖動心目，余甚詫之。詢於同官，始知民家有放蠱事，併述蠱所止善食小兒腦，爲鬼盜如金蠶。然象蠱之家，其婦女咸爲蠱所淫，稍拂欲，卽轉食蠱家小兒女，千計莫遺，必蠱家貧絕，始自去。人頗畏不敢蓄，且官

法日嚴，亦更無造蠱者。而遺孽未殄，散落民家，猶懼禍象，蹤跡隱秘。比鄰莫知，余聞而痛惡之。屢於新與劍川設法告捕，思盡殲其種類。間有首者，往搜無所獲。用生蠟取之，亦縮縮無效。深以爲恨。然緝之愈力，而蠱影流殃，亦隨地漸滅。又山中擺夷，剝全牛，能咒其皮如芥子。貨客入山，不戒，或爲夷女所悅，當貨畢言歸，卽私投飲食以食客。女約來期，如約至，乃得解。逾期，則蠱作腹裂，皮出如新剝者。更聞元郡江外，以木易客腿，索財旣足，始復其經。否則木脫，夔立矣。其害亞於蠱，安能得此輩而盡，律以大辟。邊荒妖毒，庶其息乎。遺孽爲害之說，余殊不敢信。

黃連

自昔藥品珍雅，連密刺外，匝折之，出輕煙，中心作菊花狀，而重逾數十星者，歷未前聞。滇之維西、麗江、中甸、接壤打箭鎗，與川爲近，獠獠夷地亦產連，枝壯刺疎，色深黃。章江賈搆細布絨線，易之，雜雅產以貨，聞慶公復節制雲貴時，得數枝，皆重觔許，車爲念珠，將粧飾以充貢，余頗疑之。及丙寅攝鶴慶守篆，有持一枝來售者，重十二兩，索值頗昂，嗟乎！此連之形則偉矣，未知其功用之可與雅連並駕否。



紀聞見西維

纂遠慶余

維西見聞記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維西見聞紀

維西在滇徼外屬麗江通判治。雲南通志但云明時內附。

清 余慶遠字環度 涪州北安陸縣人

本朝康熙間爲達賴喇嘛所據。雍正七年設流官於建設沿革之由。既不詳。而天時土宇風俗之類亦悉不載。家兄以乾隆己丑判麗江。余至解。居有時。知土官之老者能識往事。諳華語。進而訪之。頗得其詳。維西於唐爲吐番東封。明以前無可考。萬歷間麗江土知府木氏寢強。日率麼些兵攻吐番地。吐番建碉樓數百座以禦之。維西之六邨喇普其宗皆要害。拒守尤固。木氏以巨木作碓。曳以擊碉。碓悉崩。遂取各要害地。屠其民。而徙麼些戍焉。自奔子闌以北。番人懼。皆降。於是自維西及中甸。並現隸四川之巴塘。裏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賦稅。而以內附上聞。

本朝康熙十三年。吳三桂畔。其孫世璠敗。乃割其宗以北地。賂青海求援。維西復淪於吐番。後數年。旋收復。隸四川。以土官羈縻之。達賴喇嘛事我朝甚恭。未之據也。雍正七年。以其爲雲南西北門戶。乃分隸鶴慶府。移通判治之。建城設兵。於舊頭目七人。給土千總銜三。土把總銜四。分治其地。而受約束於通判。編衣之儔。衣冠躡躑。皆有中華風。重譯之外。怒子入貢。蓋我聖朝德威被暨之遠矣。乾隆十九年。以地距麗江較近。改隸麗江府。地境遼絕。天時迥別。殊方異俗。甚多不經。予得之目者。十三四。訪之父老。得六七。爲

併記之列爲氣候、道路、夷人、物器四門，別爲例言，而並述其建設之由於卷首焉。昔乾隆庚寅歲秋七月，楚涓余慶遠環度氏書於維西署之天香書屋。

例言四則

邑志於天則紀星野。星野者，徵之古史，無異可述。維西隸滇而界蜀，其爲何星分野，亦不可考。最不同者，寒非其時，燠非其候，相去一二百里，而寒燠又復懸絕。其理殊多難測，合各地而紀其氣候，以見天無異形，而有異氣，亦足補談天之未備也。至於滇省視中土爲極高，而維西又滇之上游，地峻，則視天低，而星辰大，此一異也。滇省夏日較楚爲短，冬日較楚爲長，余於旅閒試之，證之時憲書所列不謬。維西日晷較之省會，夏日微長，冬日微短，或以界近西蜀之故歟？又一異也。今止紀氣候，北極高度定緯，未足以測其實據也。

維西地境廣二百里，袤千四百里，惟浪滄金沙江之岸，有可耕之土，兩江之間，皆崇山峻嶺，喬木石岩，荒陬無人，雖廣袤遙遠，不足爲異。因揣紀其道路之險焉。維西之道路，皆循金沙浪滄之江以通，一綫幽麓，悉盤曲千磴，上臨懸厓，下逼危磯，山從人面，雲向馬頭，未足以方其崎嶇，而所在皆是，牘不勝書。今乃擇其尤險而非人境所有者，紀其數處焉。

維西夷人六種，省志種人中皆已志之。然語多附會，事不確實，而奇絕之極者，則皆缺焉。余目擊博訪，備得詳細，不襲不飾，不略不遺，歷紀之，以知人類之繁，而所性竟有與人殊者。喇嘛佛教，輪迴轉世，是爲理

之所無而事之所有。齊諧之外。怪不勝誌。雖非於衆夷人之外。別爲生育者。而其怪也。人也。夷也。故於夷人後統而紀之。中土所有之物。維西多有之。同此天地。而同爲人類。草木鳥獸。服食器用。同於中土。理所應然也。金沙浪滄產金。其岸之山產銀及銅。此亦滇地所常有。不足紀。今於草木禽獸器用之類。或爲滇不常有。或爲他省所無。而並非滇地共有者。紀之以見天地異而人異。人異而物亦異。之有如此也。物器之名。多紀以華語。其或有夷語之名字不繁。而又爲華人所沿稱者。則對音紀之。而義不必其盡合。亦惟知其有物之爲異而已矣。余慶遠又識。

氣候近城 其宗喇普 康替葉枝
奔子剛 阿墩子

天傾西北。氣肅而寒。春風不到。曰鴈門關。吐番一區。偏異寒暄。不紀樓閣。乃爲談天。紀氣候。

近城山環。而風不烈。氣候稍溫。春夏多霪雨。秋冬多嵐霧。冬氣多。春氣少。夏氣則絕無矣。雖三伏。晴必衣絮。雨則著裘。四時入夜尤寒。蓋山嵐氣勝也。八月隕霜。四月方止。九月雨雪。十月彌甚。成片而下。踰時盈尺。然十一二月之交。積雪數尺。不事重裘。夜結堅冰。晝則悉融。蓋以中土視之。在西南隅。日在北陸。夏則遠。日日在南陸。冬則近日。故夏雖寒。而冬暖。反勝於中土。

其宗喇普。逼近金沙江。地卑氣暖。夏日溽暑。同於中土。冬日和煦。彷彿昆明。穀麥多豐。花木最勝。

康普葉枝。在浪滄江干。地勢卑下。氣候亦暖。三冬環山積雪。春盛難消。八月繁霜。與近城等。以漸至西北。故雖在江干。而炎燠之氣。頗不如其宗喇普。

奔子關亦在金沙江岸。地隘山高。夏炎而暑。峯頭多雪。冬令殊寒。

阿墩子逼近西藏。青海雪山千古不消。引領可見。常年多西北風。皆冬氣也。四月雨雪。七月阻霜。嚴寒黃霧。頗同塞外。

道路梁地坪 白銕山
棧石

環維皆山。山大無名。浪滄金沙。其勢建瓴。引藤捫葛。險莫之勝。飛渡蓬萊。或可以形。無楫標之迹。遺九邱之經。匪曰人力。扶輿之靈。紀道路。

栗地坪在城東四十里。適維西之路經焉。高三十里。峻嶺重複。緣溪爲徑。如階如梯。險仄逼人。喬木叢蔽。晝不見景。雲嵐往復。常多雨霧。雖盛夏天晴。必衣裳衣。九月雨雪。冬春之際。則積雪一二丈。十年前。至秋暮。路旁每一丈遠。豎一高竿。每三尺高。繫一橫欄。路或二三旬不通。視天稍霽。乃督兵卒夷人二百。循竿扶欄。往還踐之。雪固如溪。人由溪內。新雪復積。仍前踐之。至二三月。晴霽日久。雪半融而柔脆。人猶可行。馬至則陷。立夏之後。雪融路出。而深岩之雪。容有嵌自太始者。近年雪微減。兵卒於雪中。亦能識路。踐雪成路如故。不復立竿欄也。白銕山在城北一千三百里。高四十里。由阿墩子踰此山。至吉咱廠。九月積雪。六月始消。七八月之間。旋風如水。寒氣徹骨。人升高氣喘。口鼻之間。迎風不能呼吸。輒僵不甦。土人謂之寒瘴。一至山頂。黃雲四起。五步之內。不復見人。高聲言笑。卽有拳大之雹。密下不止。人亦多斃焉。

棧石坡在城西北四百里。自城至阿墩子所必由者。其山石骨而砂膚。浮疎頽潰。長三里。厚不可測。下逼

浪滄江。風及雨。則砂卸石崩。石如磴如枕。如闕如杵。如轆轤。如碾如瓜。如剝木。如盤根。相緣相擊。相激相旋轉而下。聲如浙瀝。如琢如伐。木如版築。如羣鳥飛。如垣傾。江干喬木。觸之立折。人至此。必視風雨靜。而後踏砂徐行。或行里許。風作。砂下石擊。無不斃之江中。初別駕謝公欲渡江。至對岸開路。則壁削岩廣。欲置舟。則石聚磯危。卒皆無濟。年以人馬斃聞者數數也。

溜筒江。維西以金沙浪滄江爲天塹。水湍急。舟不可渡。乃設溜繩。其法對岸栽石。橫江繫竹纜。江陽自上而下。江陰自下而上。一以通往來之渡。渡則攜一竹片如瓦者。兩旁有孔繫繩。人畜縛於繩。竹冒於纜。如梭擲而渡之。或止可繫一纜。兩岸高懸。中壅而低。往來皆渡於此。至低處。則以手挽纜。遞引而上。渡物則人前物後。引而渡焉。史記所謂筏也。筏非一處。以夷語譯之。每過筏。皆曰溜筒江。

夷人麼些紅教喇嘛古宗謨勒孤喇嘛那馬巴宜栗栗善知識喇嘛怒子黃教喇嘛

三百六十。倮蟲之屬。貫胸翁耳。莫窮其族。孟津之會。有國曰濮。維濮之西。厥有殊俗。紀夷人。麼些。卽唐書所載麼些兵是也。元籍麗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番六村。康普。葉枝。其宗。喇普地。屠其民。徙麼些戍之。後漸蕃衍。倚山而居。覆板爲屋。檐僅容人。自建設以來。男皆剃頭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頭。衣盤領白縐。不襲不裏。綿布袴。不掩膝。婦髻向前。頂束布勒。若菱角耳環。粗如藤。綴如龍眼果。銅銀爲之。視家貧富。衣白褐青綠。及臍爲度。以紺爲裳。蓋膝爲度。不著袴。裹臙。以花布帶束之。女紅之類。皆不能習。男婦老幼。率喜佩刀爲飾。不愛頰澤。衣至敝不滌。數日不沐。經年不浴。冬不重衣。雪亦跣足。嚴寒則覆

背以羊皮。或以白毡。近年間有著履屨。頭目效華人衣冠。而婦粧不改。裙長及脛。亦其舊製。以別齊民也。多畜馬牛羊及琵琶猪爲富。頭目倍蓄之。冬日屠豕去骨足。醃令如琵琶形。故云。二三百戶。或百餘戶。或數十戶。一頭目。建設時。地大戶繁者。爲土千總。把總。爲頭人。次爲鄉約。次爲火頭。皆各子其民。子繼弟及。世守莫易。稱爲木瓜。猶華言官也。對之稱爲那哈。猶華言主也。所屬糜些。見皆跪拜奉物。及對則屈一膝。訟亦赴愬。有不率。頭目鞭笞之。農時。助頭目工三日。穀將熟。取其青者。蒸而舂脫粟。曰扁米。家獻二三升。鴈奉雞米。元日。頭目以酒飯勞之。火頭見頭人。土官則拜而侍坐。火頭又頭人之所屬也。賓主爲禮。俯首以手撫胸。久不見及節序。則交拜。父母在。子有往。旬日必告必面。出返必拜。俎高一尺。鋪毡踞坐。貧則以蓆。以草茵。延客肴不過三酒一盃。餽餘。客攜去。臥無衾茵。夜則攢薪置火。各攜蓆。袒裸環睡。反側而烘其腹背。雖盛夏亦然。富能備衾枕毡褥之類。而亦置火於側。露其上身烘之。有字跡。專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以爲書契。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遞承而下。以誌親疎。娶以牛羊爲聘。頭目家并用馬。均至十數。人死無喪服。棺以竹蓆爲底。盡懸死者衣於柩側。而陳設所有琵琶猪。頭目家喪。則屠羊豕。所屬糜些。皆飯之。死無論貴賤。三日後。昇至山。厝薪灌酥。焚而棄其骨。取炭一寸。瘞之。每六月五日。則祭於瘞炭所。迎神於家。炙小豕祭焉。三年後。不復祭。其人悉性情而淫。敬佛信鬼。而不善於治生。然樸愚易治。河干山麓。可畊之土多。而不墾。蔬圃果木之利不興。喜獵而愛犬。犬易三憤。聞則歌男女相悅之詞。曰阿舍子。詞悉比體。音商以哀。彼此唱和。往往奔合於山澗深林中。喇嘛之長至。則頭

目率下少長男女禮拜。視家所有佈施。家貧雖釜俎之屬。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禮拜佈施益甚。得其片楮隻字。以數十金計。貧者得其糞溲。奉之家中。佛龕焚香而拜。或伏於道左。俟其過。舉其馬尾以拭目。謂可卻疾。頭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爲喇嘛。歸則踞坐中庭。父若母皆拜。病不醫藥。延其巫曰多巴讓祝。皆竭貲以酬。穀麥未熟。以半值預售其半。及熟。則治衣釀酒。不計餐坐食之。麥秋一月而饑。西成三月而饑。蔬食菜羹。並日而食。習以爲常。而莫之改也。自設流官以來。俱極恭順。畏法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補弟子員者四人。中式武舉者一人。

古宗卽吐番舊民也。有二種。皆無姓氏。近城及其宗喇普。明木氏屠未盡者。散處於麼些之間。謂之麼些古宗。奔子欄阿墩子者。謂之臭古宗。語言雖同。習俗性情迥別。麼些古宗大致同麼些。惟婦髻辮髮百股。用五寸橫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與麼些異。臭古宗以土覆屋。喜樓居。近衢市者。男則剃頭。衣冠尙仍其舊。僻遠者。男披髮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爲檐。頂綴紅線纓。夏亦不改。紅綠十字文罽爲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盤領闊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茜紅革靴。或以文罽爲之。出入乘馬。愛馳騁。鞞鞢極麗。多飾以金銀寶石。婦辮髮下垂。綴珊瑚綠松石。雜以爲飾。衣蓋腹。百褶裙蓋臙肋。俱采纈爲之。裙或文罽。或采色布纈。襪單革軟底。不著袴履。項挂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腋下。一婦粧飾。有值數百金者。土官頭目剃頭辮髮。入城用華人衣冠。歸則易之。惟帽檐飾以織金錦爲別。墾山地種青稞。麥黍炒爲麵。畜牛羊取酥。嗜茶。食則箕踞於地。木豆盛麵。釜烹濃茶。入酥酪和炒麵。指搗而食之。曰糌粑。

餐止拳大一團。延客置酒盈尊。自酌盡醉。牛羊肉及酥食不盡。以衣裹去。食畢。手脂膩悉揩於衣。無貴賤皆然。其人率羶穢不可近。臭古宗所由名歟。兄弟三四人共妻一妻。由兄及弟。指各有珷。入房則繫之門。以爲誌。不索不爭。共生子三四人。仍共妻。至六七八人。始二妻。或欲獨妻。則羣謂之不友。而女家不許。以其地寒。不產五穀。乃如此。亦由汚俗習爲故然。故土官頭目家非不裕。亦共娶。兄弟之子女卽互配。華人通其妻。亦莫之間。下此更可知也。交易皆與婦人議。婦人辨物高下不爽。持數珠會計極捷。西吳秦人爲商於其地。皆租婦執貿易。去則還。而古宗收其所生之子女爲酬焉。人死無棺。生無服。延喇嘛卜其死之日。或寄之喬木食鳥。或投之水食魚。或焚於火。骨棄不收。阿墩子以上人死。則延喇嘛誦佛經三日。吹笳而鵬至。剝肉拋以食之。剝工取其髀骨一。臙肋骨二。以爲值。髀爲器售之。臙爲笳售之。喇嘛家以藏佛經爲富。皆古宗字。來自西藏。曰番藏。部二百餘函。多藏至三四部。皆繒帙錦絨。髻櫛金飾。其學卽習佛經。字如鳥跡篆。自左至右橫書之。能歷法。月大小及閏。與時憲書有前後之異。日月食時刻皆同。分秒則不能推矣。頭目之制。見頭目之儀。與麼些同。惟愬訟以賄之多少爲曲直。制竊盜之法最酷。或斷其手。或剝其目。灸酥灌之。人信佛崇奉喇嘛。視麼些爲尤謹。習勤苦。善治生。甚靈慧。畊耘之暇。則行貨爲商。所製鍍銀鐵器精工。雖華人亦不能爲。歌曲詞雖難解。而抑揚淫液。節奏可聽。琵琶三絃胡琴之類。俱備七均。特形製不同中土耳。弓矢火器。亦能爲之。此皆非麼些所能。第其性皆強悍偏執而難制。稍不如意。則糾黨互鬪。喇嘛排解之。乃散。其受治於流官。俱執自明以來之舊規爲說。流官至其地。矯之微不近情。輒鳴鼓聚衆。

執仗露刃而逐之。官以不順激變，皆隱忍不上聞，益足以長其姦。近更鴛鴦，然順以撫之，亦可馴也。那馬本民家，卽契人也。浪滄弓籠皆有之。地界蘭州，民家流人，已莫能考其時代，亦多不能自記其姓氏。麼些謂之那馬，遂以那馬名之。語言實與民家無異，男女衣服之飾，雜用古宗麼些之制，而受制於麼些頭人土官。女嫁而已，養子者悉從。夫喜之，謂其妻賢而有色，人始悅之也。養三四子嫁者，夫尤喜之。既嫁之後，遂不許人近，人與其女通，父母不之禁，而不敢令其兄知。知則殺其通者。同堂兄弟之子女，卽互配。死無棺，置尸牀於庭，陳設死者衣冠。家人哭不絕聲，姻婭弔於百步之外，哭友弔於五十步之外，哭於尸所。以所攜尊酒灌尸口畢，躡踊卒哭而拜。鄰人延而款以酒食，五日後，舁而焚之。葬骨立墓，歲時俱祭。喪服尤嚴，五世後之族兄弟子，姓之姻婭皆有服。一時輕重之服俱遇，則先服其重者，而補輕服於後。其服無節，而遇恒多，故其人長年多白衣冠也。

巴直又名西番，亦無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隨從中流亡至此者，不知其爲蒙古何部落人也。浪滄江內有之，板屋棲山，與麼些雜居，亦麼些頭自治之。男挽總髻，耳帶銅環，自建設以來，亦多剃頭辮髮者。衣服同於麼些，婦人辮髮爲細縷，披於後。三年一櫛，棗大瑪瑙珠，掌大車磔各一串，繞於頂，垂於肩乳。行則鏗錚之聲不絕，頂覆青布，下飄兩帶，衣盤領及腹，裙如鐘掩膝，不著袴，臙裹毡而跣足，頗能習辟纒縫紉之工。婚喪信佛，與麼些無異。惟兄弟死，嫂及弟婦歸於一人，俗頗劣於麼些。栗粟近城四山，康普弓籠奔子欄皆有之。男挽髻戴簪，編麥草爲纓絡，綴於髮間，黃銅勒束額，耳帶銅環。

優人衣舊則改削而售其富者衣之常衣雜以麻布綿布織皮色尙黑袴及膝衣齊袴臘褻白布出入常佩利刃婦挽髮束箍耳帶大環盤領衣繫裙曳袴男女常跣喜居懸岩絕頂攀山而種地瘠則去之遷徙不常刈穫則多釀爲酒晝夜酖酣數日盡之粒食罄遂執勁弩藥矢獵登危峯石壁疾走如狡兔婦從之亦然獲禽獸或烹或炙山坐共食雖猿猴亦炙食烹俟水一沸卽食不盡無歸屢復採草根木皮食之採山中草木爲和合藥男女相悅暗投其衣遂奔而從跬步不離婚以牛聘喪則棄尸不敬佛而信鬼借貸刻木爲契負約則延巫祝置膏於釜烈火熬沸對誓置手膏內不沃爛者爲受誣失物令巫卜其人亦以此法明焉觸怒則弩刃俱發著毒矢處肉輒自執刃刳去性剛狠嗜殺然麼些頭目土官能治之年奉頭目麥黍共五升新春必率而拜焉粟粟種類在滇省各夷中爲最劣維西者雜處於各夷中而受制於麼些長猶較馴順

怒子居怒江內界連康普葉枝阿墩之間迤南地名羅麥基接連緬甸素號野夷男女披髮而刺青文首勦紅藤麻布短衣男著袴女以裙俱跣覆竹爲屋編竹爲垣穀產黍麥蔬產薯蕷及芋獵禽獸以佐食無鹽無馬騾無盜路不拾遺非禦虎豹外戶可不扃人精爲竹器織紅文麻布麼些不遠千里往購之性怯而懦其道絕險而常苦粟粟之侵凌而不能禦也雍正八年聞我聖朝已建設維西相率到康普界貢黃蠟八十觔麻布十五丈山驢皮十鹿皮二十求納爲民永爲歲例頭人聞於別駕別駕上聞奏許之犒以砂鹽官嚴諭頭目俱約其粟粟邇年其人以所產黃連入售內地夷人亦多負鹽至其地交易人敬禮而

膳之。不取值。衛之出自入貢以來。受約束。知法度。省志乃謂其剛狠好殺。過矣。

黃教喇嘛。番僧也。番謂僧爲喇嘛。分黃紅教。維西皆有之。紅教之類甚繁。黃教止達賴喇嘛一種。皆古宗出家者。阿墩子之壽國寺。楊八景寺。奔子欄之東竹林。千餘人皆是也。不近色而貪財。戒殺而食肉。禮佛誦經。其經譯以華語。皆與中土同。惟無楞嚴經。蓋佛產天竺。卽緬甸。與土番界。相傳達摩譯教於其地。而佛教興。至今已千六百餘年矣。黃教喇嘛起最後。闊袖長衣。隆冬亦露兩肱。著古宗靴。而不衣袴。衣黃衣冠。黃冠。故謂之黃教。初紅教強。欺黃教。第五世達賴喇嘛預識我大清之必撫有中土也。於太宗文皇帝時。取道蒙古。入貢盛京。獲封號。延至今。黃教在維西者。皆達賴喇嘛法子。

案。宋景文新唐書。謂佛經竊老氏之精者。以佛經襲道家之說。而杜撰之也。朱子謂景文闕佛。獲釋氏真贓。韓文公見不及此。喇嘛經固譯自天竺。而不譯自中華。部分語意。俱與中華同。由此觀之。可見中華佛經。亦譯自天竺。外夷未嘗無佛。佛未嘗無經。韓文公佛骨表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言自較景文爲穩洽。附志於此。以備一說。

紅教喇嘛。相傳有十三種。維西惟格馬一種。格馬長五人。謂之五寶輪迴。生番地。均十餘世不滅。人稱活佛。維西五寺紅教喇嘛八百人。皆格馬四寶喇嘛之法子也。衣鬪及褐。披袈裟。常年不去。亦不衣袴。夏戴平頂竹笠。跣足。冬戴平頂猩紅毡帽。四蓮瓣向上。圍於四方。著襪。朱履者多。衣冠皆紅。故謂之紅教。其食肉嗜利。與黃教等。經籍亦同。惟所奉祖師護法異。古宗奉黃教者多。麼些則止奉紅教。嚙覺目深。黃教多。

強紅教以達賴喇嘛故終莫如何然則其明時欺黃教非卽前世因耶。

謨勒孤喇嘛紅教十三教之一也。凡喇嘛禪學有得者死投胎復生皆不迷其前世。夷人均稱爲活佛。西藏謨勒孤喇嘛主死其徒卜其降生於維西之其宗乾隆八年喇嘛衆乃持其舊器訪之。至其宗之日。噶些頭人予名達機甫七歲指雞雛問其母曰。雛終將依母乎。其母曰。雛終將離母也。達機曰。兒其雛乎。有頃謂其父母曰。西藏有至此迎小活佛喇嘛數十輩皆佛也。曷款留之。獲福無量。父母以爲譖不聽。達機力言之。其父出視而喇嘛數十輩不待延皆入。達機迎見跏趺於地爲古宗語良久衆喇嘛奉所用鉢數珠手書心經一冊各以相似者副之。達機審辨均得其舊器服珠持鉢展經大笑衆喇嘛免冠羅拜而哭。達機釋鉢執經起摩衆喇嘛頂遍於是一喇嘛取僧衣帽進達機自服之。數喇嘛以所攜錦茵重數十層中庭擁達機坐。頭人不知所爲衆喇嘛奉白金五百錦綉扇各數十端爲頭人壽曰。此吾寺主活佛也將迎歸西藏。頭人以止此獨子不許。達機曰。毋憂。明年某月日父母將生一子承宗祧我佛轉世不能留。頭人及婦不得已許之。亦合掌拜焉。衆喇嘛擁達機於達摩洞佛寺。遠近麼些聞之。百千成羣頂香飯拜。佈施無算。留三日去之西藏。明年頭人果如達機所言期生一子。

善知識喇嘛格馬四寶喇嘛之高第弟子也。其前世死之年無考。乾隆己卯年生於六村麼些通事王永善家。夜王永善妻夢日光照胸。暖不勝覺。遂生善知識。相貌俊麗。不類麼些。能坐喜趺。能言告其母曰。兒舊土寒。惟產杏葡萄穉穉之屬。不足奉以報母。雖然。數年後可令母富也。其母莫解。乾隆丁亥年。四寶命。

喇嘛數人。以金銀馬騾值七白金之物。來王永善家迎焉。善知識見迎者甚樂。與以所用舊器。雜以相似者。亦能辨之。六村麼些聞。皆赴免冠拜。善知識跏坐而摩拜者頂。皆合度。王永善送入藏。每程未至之路。山川之狀。善知識皆能先言之。善知識非名。其品第也。以華語譯之也。

物器青稞 珠蓆 佛掌蓆 人骨筋 皮鋪 假飽 猿柵 熊夾 菊矢 地弩 人酸斃
章口琴 羊骨卜 人骨筋 小桃紅 藏桃 紅嘴鴉 松根豹 飛鼠 竹筆 鐵

荒微之地。厥產必異。豈因材而生物。非尙象而制器。炎帝未辨。伯益未識。將拾張華之遺。而續李石之志。紀物器。

青稞。質類麩麥。而莖葉類黍。耐雪霜。阿墩子及高寒之地皆種之。經年一熟。七月種。六月穫。夷人炒而舂。麵入酥爲糌粑。

珠蓆。莖葉皆類人蓆。根皮質亦多相似。而圓如珠。故云。奔子欄粟地坪產之。皆在冬日盛雪之區。味苦而性燥。遠不及人蓆也。

佛掌蓆。奔子欄產之。莖葉稍類蓆。而根形如佛掌。質性又在珠蓆之下。

雪茶。阿墩子奔子欄盛雪。夏融如草。葉白色。生地無根。土人采售。謂之雪茶。汁色綠。味苦性寒。能解煩渴。然多飲則腹泄。蓋積雪寒氣所成者。

小桃紅。葉如海棠。幹如枳棘。花如木瓜。赤色黃蕊。果如龍眼而扁。形如金瓜。有楞。香味亦多類木瓜。二月

華十月實。城中及其宗喇普皆有之。

藏桃。奔子欄有五株。葉如楊柳。花絳色。瓣似桃。而長大過之。十二月放花。三月始盡。六月實熟。紅如桃。味澁而不可食。如食胡桃法。食其核肉。味香而甘。相傳康熙間。地屬青海。時頭人至其地。懷核歸而種之者。取其核再種之。皆不生。

紅嘴鴉。形如雞。嘴較長。鳴如鳥。毛如髯。人取而飼之。依人不去。飼之人行。則翹竄而隨之。人止則下。

飛鼠。卽鷩鼠。爾雅謂之鼯鼠。郭璞註云。鼯狀如小狐。似蝙蝠。毛紫赤色是也。康普葉枝。浪滄江山谷之中。產之。穴空木。食槎葉。飛遠不及尋。高不及仞。以弩取之。紺毛白額。如膏如濡。爲裘有耀。唐書云。吐番有老鼠。大如貂。皮可爲裘。正卽此種。特天鼠者。蝙蝠之名。考未之詳。誤以鼯鼠爲天鼠耳。

松根豹。大於豹。穴地而食松根。毛深細過於豹。而穎更燦。文如環。黑質而白文。善走而啣人。

人髀飲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想亦用其髀耳。古宗之制。不謀而與古合者。此器也。人髀四片。有理無隙。相合不散。古宗漆之。而盛於囊。佩於身。謂可卻鬼。盛湯水獻佛。非此不爲敬。其飲茶酒。必取而酌之。如瓢。捧而飲。阿墩子以上。古宗死。剝肉食鵬。剝工舊此器。阿墩子以下。於屍棄之水。置之木者。肉潰而取之。城外蘭經寺。紅教喇嘛。皆廢些也。無此器。四寶喇嘛。昇以三具獻佛。

人髀。法以二人髀骨。漆而合之。以人肱骨爲柄。脛骨帶筋漆聯之。爲兩旁耳。作佛事。則如播筴式。持而搖。黃教喇嘛皆有之。西藏紅教喇嘛亦有之。

人骨筋黃紅教喇嘛人各一筋以人臚肋骨爲之吹以逐鬼作佛事亦吹之聲如筚篥而淒商過之聞之令人悲而栗剝古宗屍而得及取於水木間潰屍者皆不貴貴修而肥者竅深大而其音肆貴華人者骨薄而潤而其音清尤貴修而肥之華人者其音肆而清尤貴生剝修而肥之華人者音肆而清而有生氣而應愈遙西藏賊曰夾霸華人爲商於其地劫其貨生剝其二臚肋黃教喇嘛輒以數十金購之蓋華人肋臚骨其所貴者雖不備價亦十數倍也

羊骨卜夷人食殺於膊骨皆焚香而懸之佛堂門存爲卜其卜也爐焚柴香再拜取骨置爐上祝以所謀炙灼閱時反骨裂文直者吉丫又文明而有理者次之亂者凶遼史載契丹以羊骨灼占謂之羊卜徐沙郵集蒙古炙羊骨卜曰跋焦維西夷人卜法習自番僧也而同於契丹蒙古

餛飩卽元史所載革囊也不去毛而蘘剝殺皮紮三足一足噓氣其中令飽脹紮之騎以渡水本蒙古渡水之法曰皮餛飩元世祖至其宗革囊渡江夷人仿而習之至今沿其制

皮爐以全殺獐皮爲之腹際爲孔入竹筒二三寸縫合之人足躡皮後足手提皮頭自上至下按之則筒中之風息吹而出以扇火爨及冶皆用之古宗旅宿野處炊帶葉之柴而烟少者恃此器也

熊夾熊力大而勇於自見有木椿輒拔之必出乃喜栗栗因多伐巨木劈其半撞木椿插於開處羣熊遊而見爭騎巨木力拔椿脫壯則夾腎囊牝亦夾臀肉鮮克免者

猿柵於麓掘龕深五六寸寬尺許置果外插木楞爲柵空容猿手猿至窺果遂手探龕握果而拳不能出

輒狂嘯。人聞聲從之。猿益驚惶。不忍舍果。而爲人所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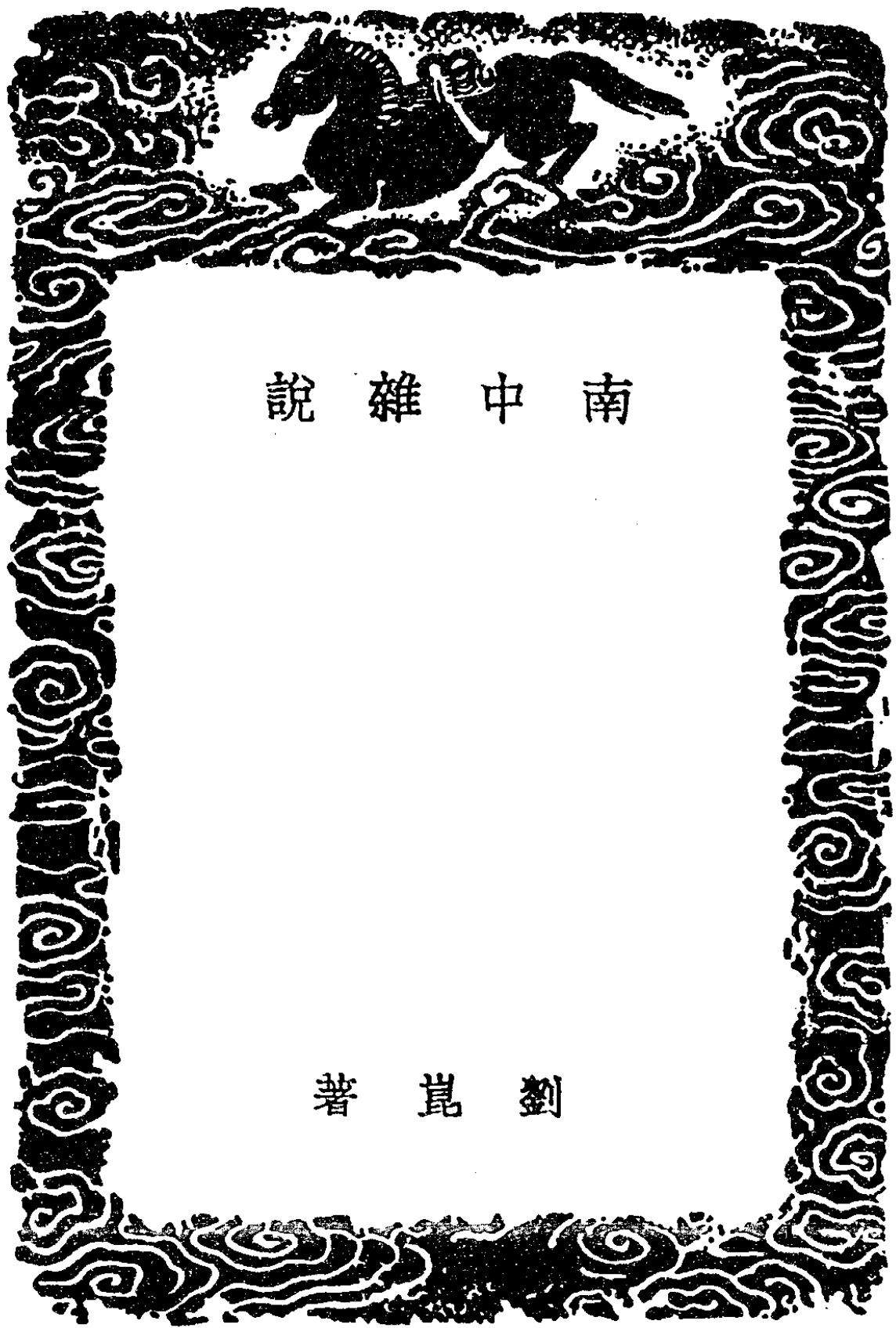
地弩。穴地置數弩。張弦控矢。縛羊弩下。線繫弩機。絆於羊身。虎豹至。下爪攫羊。線動。機發矢。悉中虎豹胸。行不數武。皆斃。

藥矢。弩所用也。矢及鏃皆削竹而成。繫篋爲翎。鏃沾水裹藥。藥採烏頭曝而研末者。獵中禽獸。入皮膚。飛者昏而墜。走者麻木而僵。

竹筆。麼些古宗皆有。用楮墨而無筆。爲竹爲錐。長三寸餘。膏煎其穎。令堅銳。以大指食指指搯而書之。鐵章。大小方圓不一。大不徑寸。厚二分。刻古宗字佛經。頭目土官則刻地銜。上用木柄。長寸餘。大與章齊。中爲孔。繫組而佩之。刻於古宗。而麼些那馬巴苴皆有之。上及下色用赤。下奉上色用黑。通曰信子。

紫膠熬茜草汁成餅。徑寸五分。中爲孔。繫繩。同鐵章佩之。皮囊紙絨繩結之間。烘膠塗之。而印以鐵章。人莫能解拆。

口琴。竹片爲之。長四寸。闊三分。刳虛之。而中存一線之篋爲絃。首尾橫處皆存。絃首聯於橫。尾視橫齊處。長一分。刳下其橫處。而絃寄於其間。如是者三具。絃粗細等而下。以左手大指食指排持。三片之頭。張口而置其正中於口間。以右手食指中指無名指搏上中下片之絃。之尾長處。錯落而彈。嘯氣大小。以定七均之高下。古宗麼些那馬西番皆以筒佩之。彈以應歌曲。彈者身舞足蹈。而與歌合節。



說 雜 中 南

著 崑 劉

本館據豫章叢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福履幼讀庭聞錄卽有慕乎劉先生之大節久乃得所
爲南中雜說者凡一卷山川險要攻守之所宜政事得
失治亂之所致言之犁然土物民俗其細已甚者亦畢
具焉信乎節者無不才也嘗怪吳三桂以梟雄之資據
親藩之貴乃傾倒於一丞及其不屈杖之戍之而不殺
蓋有待焉以先生之才可大用也惜乎官止郡守不克
充其才以白於當世而徒以節聞然其於當世也卓矣
矧又有是書以傳於後耶光緒十有六年正月新建後
學陶福履

南中雜說 序

南中雜說

南昌 劉崑 西來 著

殉難騰衝流落十載滇中山川跋涉者十六七彝漢
人情閱歷頗熟故據其身經目擊著爲雜說使數十
年後中原士大夫有事滇中者略爲一助云

六詔

滇南古六詔地也曰蒙詔曰鄧睽詔曰施浪詔曰越嚮
詔曰浪穹詔曰越柘詔詔之爲言王也蓋六王分治云
地小而力分彝性愚悍自相仇殺未嘗爲中國患亦未

嘗通中國也漢武帝好大喜功始使司馬相如持節諭蜀不過一至其地宣大漢威德而已未嘗以中國之治治之也唐置益州刺史統轄六詔遙制其地未嘗設官分理也楊國忠柄政劉深喪師祿山構逆長安失守而蒙詔始并五詔之地號曰南詔地大而力合矣閣羅鳳僭號稱帝窮兵黷武亦不過一至成都擄掠子女工匠而還未嘗知踞形勝務遠略抗衡上國也宋藝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千古卓識高出漢唐元世祖入中國始以親王分鎮謂其地北出麗江便爲烏

斯藏西番之境與元朝豐沛之鄉相爲唇齒非謂入據滇南可窺三楚也明高祖命沐英略定雲南世守其地雲南之純乎爲中華自洪武十五年始自此地日廣而事日多苦中原之士紳爲彼流官空中原之錢糧填彼丘壑暴中原之士馬戍萬里無用之地蓋未知所底止矣

山川

自貴州而西九站爲永甯州州之西爲頂站又曰分水嶺嶺之西隸雲南矣山盡西向水盡西流匯爲瀾滄江

西入緬甸出西海不聞勺水拳石朝宗于海北衛神京也故號曰滇中滇之爲言逆也山逆水逆人服其水土者不二十年亦生獷悍之心明朝三百年號曰全盛然兩迤土司無十五年不用兵之事彼非不知螳臂當車萬無生理徒以豺性豕心僥倖萬一至族滅不惜吳逆以老將知兵富貴已極猶不免爲白首賊豈非水土之祟歟

郡縣

明朝舊制兩迤列郡二十有一然流官分治不過雲南

大理曲靖臨安楚雄澂江而已餘皆土司歸命因而授之號曰土府是有知府之名無知府之實也土府之屬爲土知縣土縣丞土巡司是把目舊員也迨土司構逆漸加誅勦誅勦而後遂改流官若姚安武定之類是也又以府無屬縣不便添設知府遂設掌印同知一員若蒙化景東麗江之類是也此皆前朝廟堂之上無遠識封疆之吏無擔當譬之養癰遺患三百年來留毒未已彼蓋謂雲南果足爲中國患土司果足爲雲南患耳不知羊腸萬里難窺上國蠢爾小醜分而不合順則撫之

逆則剿之剿則絕其屬籍無使把目小猓復開承襲之門不出百年可使土府盡屬流官矣或曰改土爲流餘孽爲患奈何余曰是殆不然夫土司爲大患者皆假朝廷位號威逼其下耳今削其位號絕其承襲彼亦一小猓耳勢何能爲況南彝之性趨利避害甚于漢人流官雖不肖暴征橫斂未有如土司之酷者也彼何不利于流官而輕以性命殉一小猓耶今日急務請以兩迤之地分爲六府而土府小府之地改爲州縣就近歸併凡小州小縣亦如併府之例查土司之從逆者降爲縣丞

吏目等職不得兼攝峒寨役使把目彼名位既卑則無以令其下漢人之利也在大府屬縣既多則體統尊嚴可無掣肘之患在百姓以數郡之力共奉一大府亦可減差徭之半萬姓之利也

衛所

明高祖以天下大定兵多而無所用故設衛所以分之號曰屯丁查元朝逆產及荒蕪民田籍沒官田以給之號曰屯田而一時大小將領改爲揮使千百戶等職號曰衛官而每省設一都使司以統之此銷兵之術所謂

養兵百萬不費民間斗糧是也數傳而後化爲農桑故于謙處景泰之間改衛兵爲團營是亦變府兵爲彍騎之法矣我

國家設官悉從舊例雖議裁冗員奏疏不一卒無議及衛所者以都司一官未便竟裁也吾謂天下衛所未便輕議者蓋以江南江西浙江湖廣四省見在漕運而直隸山東河南尙有秣米城守之役故循例而無疑至雲南之地地處荒僻無城守漕運之勞而衛所屯丁盡是庄農乃儼然以一守備一千總一經歷司以領之縣衛

同城互相掣肘縣衛當差兩處追呼徒爲擾民之具毫無益于地方故康熙七年前任李撫軍請裁衛所一疏殊爲碩畫而一時藩臬但承望逆藩風旨爲都閫留屬員之地止略裁數處以覆甚可惜也今逆藩旣除似宜併都司等官盡行裁去而衛所糧差歸併于附近州縣則在上可以省冗員之俸食而在下亦可省冗員之騷擾是亦變通之術也

錢穀

雲南地丁錢糧銀不滿十六萬米不滿十七萬鹽課六

萬有奇此前朝之大略也順治十六年平定滇南地丁錢糧悉從舊額無復可加矣逆藩以冗濫太多遂於鹽課之內增爲二十四萬留充兵餉是四倍于舊額矣鹽價暴起官民苦之而餉復不足於是司鹽政者始日詳督撫請減鹽課矣逆藩又慮自我增之自我減之尤爲司農所短乃以美言啖司鹽政者曰鹽額不足且無請減貴道但具借狀一紙本藩自發兵餉俟次年補還可不累汝考成矣是徒以文具相飾在逆藩固未嘗責償在鹽道固未嘗奉還也今逆藩授首而弊政如故六井

竈戶蹙額相向峒寨之民半爲淡食若不稍爲變通終
爲兵餉之累矣又山僻小縣戶不滿二千銀不滿四百
兩米不滿五百石乃有一印官一尉一教職計其官吏
俸紅衙役工食反浮于地丁錢糧之外而民間之夫差
柴料不與焉在朝廷何利有此縣在民間亦何賴此冗
物也謂宜將此等小縣盡行裁併而設一巡司以統之
亦寬民力之一端也

兵制

沐黔甯世鎮雲南雖爵列上公而稽其職掌不過平蠻

總兵官耳未嘗有提督重權也所屬大理臨安騰越北勝四協不過參游偏裨耳未嘗設一副將也四協官兵不滿五千人以雲南之餉養雲南之兵未嘗破冒協餉也蓋位卑則思立功以取富貴權輕則不敢嗔目語難而俯首聽撫按之命此前朝大臣高識遠見所謂國之利器不肯輕以假人也故終明之世雲南卒無大患我世祖章皇帝銳意平蠻既授逆藩以大將軍印矣又假之以用人之權吏兵二部不得節制假之以用財之權司農不得節制是權傾朝廷矣及滇黔底定滿兵凱還

平西專制南荒復賞之以親王矣自古功臣位高則難下權重則生非常之心于是捏報邊情啗喝中樞土彝謀叛歲無虛日乃設左右都統各擁精甲萬人矣設援剿四鎮各擁強兵分踞形勝矣兵多將廣日費俸餉又竭中原之膏脂歲支協濟至四百萬矣而四鎮之官又爲馬寶高啟隆王會祁三順皆投誠老賊矣夫以梟雄之資踞久反之地用久反之人兵精餉足日生奸謀卽使不收用人之權不下撤藩之命彼猶將交通西番挑開邊隙以爲還定三秦之計況又奪其雲南乎是速雲

南之反者撤藩之請而成雲南之反者則假之以權太重也今天討旣張罪人斯得副將而上押解赴京副將而下分發四省可謂計慮周詳矣但擁旄仗節猶復多人悍卒驕兵猶騷州縣似非萬世之利也蓋雲南之大患不在兵少而在兵多不在將輕而在將重若乘此大定之後速爲銷兵之計急撤提督衙門而以一總兵代之領兵二千四百人坐鎮大理仍聽督撫節制足以遙制麗江矣四協官兵仍照黔甯舊例足以遙制四塞矣撫標官兵千五百人足以坐鎮會省矣而總督衙門斷

宜移駐安順以扼兩省之要衝是雲南全省官兵不過九千人通計官兵俸餉不滿三十餘萬而雲南之地丁鹽課亦足支給不煩四省協濟矣諸葛云不留兵不運餉彝漢粗安規模略定此之謂也若仍守舊弊分符列鎮虛中原以實邊徼養悍卒以貽後禍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矣或曰臨安開化北勝永昌各設大鎮而子議撤將銷兵萬人之眾將安歸乎余曰此非久于南荒不能悉知也蓋雲南之兵皆孫可望舊人非隨征員役也此輩在明朝爲積賊在逆藩爲叛黨而在今日則鎮

將爲之逋逃藪也父兄旣死則子弟爲補伍一人食糧則數人爲餘丁親戚朋友互相影射坐占民房開列店肆坐占官田不納糧差抗衡州縣騷擾里閭郡縣繩之以法則羣然以譁而將領復爲之庇護守此不變雖諸葛無以善其後今撤將銷兵則彼有親可依有田可耕有市可貿易願爲民者聽其入里當差卽以舊占之官田升科爲業不出數年化爲耕桑矣或又曰沐氏手握兵權世守滇中三百年來未聞逆節子何疑滇兵之甚也余曰子獨不聞盡忠樓乎黔甯父子賜藥賜纒三世

接踵孰謂高成二祖不防滇南疑沐氏乎迨三世以後
將領歸衛士卒歸農權輕而兵解以膏梁之上公統膏
梁之揮使飲酒食肉各安富貴何逆節之能爲總之雲
南之山川叛地也賊兵之子弟叛人也大將權重而久
任叛主也協餉過多叛資也惟使之弱而不強分而不
合貧而不富則久安長治之策矣或又曰將撤兵銷土
司爲患奈何余曰土司不能叛也十八郡中各有土官
今僅能自存者獨姚安北勝蒙化沅江數土府耳餘皆
勢微而地小貧弱已甚往往乞貸于漢人山庄彝民盡

爲準折名爲土官實一齊民耳何亂之敢萌縱國家無
一兵一將如明末之沐氏猶且迤東有事檄迤西以討
之武定有事檄阿彌以討之以彝攻彝正治彝之上策
不費中原一芻一粟也蓋土司猶疥癬也兵猶藥也將
猶醫也督撫猶指使醫生之主人也但使藥能治病醫
能用藥而主人能制服醫生不使其虛張病勢烏喙雜
投因疥癬之疾而危及心腹足矣

土司

十八郡縣土司雜處其中其酋之掌印者曰太爺其下

曰招把曰把目曰火頭皆屬官也其農刀耕火種其徵發以木刻其錢糧計人而不計地其菽粟曰大麥曰小麥曰燕麥曰蕎曰苦蕎曰豆是皆高山峻嶺仄徑危坡耕而獲之也平疇水田亦種秔稻是彝漢相半者也其俗好畜牧多善馬其公服以青羊皮土酋嫁女雖資妝巨萬必以羊皮一領爲之冠非此則不足以治其種人也三百年來漸染華風土司之居城郭者亦與漢人無異而姚安蒙化二土府且以詩文自命附籍螺江矣自吳逆發難各責其彝兵從征千人出黔還者不及十二

三今日所存鋒鏑之餘也而又苦不肖之將吏利其金馬市其花觔土司何恃而不貧哉

四封

雲南之地東抵盤江與貴州爲鄰西極騰越與緬甸爲鄰北至建昌衛與四川爲鄰由建昌出鹽井衛之打箭爐則鄰蒙古矣稍西則由麗江出甸中鄰烏斯藏矣南至廣南出博隘則粵西之太平府也西南出蒙自及沅江則交趾安南之境也類皆高山峻嶺深林密箐象虎成羣瘴癘爲虐古所謂不毛之地也我國家與蒙古連

和自無寒盟之理交趾安南分而爲二自無生事之理
緬甸遠處二十四站之外兵弱勢微莽瑞體而後無敢
過太公城者況敢犯騰越乎是雲南毫無外患矣獨地
瘠民貧可入而不可出家無兼年之粟布帛器用莫不
仰給于中原雖叛將猾賊躑躅跳梁適足遺中國禽耳
何者其人雜彝也其地絕地也四封雖險而盤江廣南
建昌三路皆進兵之地彝性輕跳不能持久譬之入穴
之鼠塞而薰之可無噍類矣

彝情

滇南雜彝計二十一種其性輕生而重利利則爭趨害則爭避不知連和也明朝三百年亦時時竊發皆貪吏猾商激而成之不過逞一朝之忿取滅族之誅而已未嘗據城邑戕命官也制彝之法惟有速并郡縣寬其文法於部郎之中選才望者六人列爲郡守責其內制將弁不爲生事之媒外卻金馬不爲封殖之計雖閣羅鳳再生孤立無援無能爲也而此六郡守者三年無事卽以邊俸優陞士大夫愛名甚于愛利潔已奉公滇南永無反側矣

邊報

滇南去中原萬里雅善訛言而武職之生事邀功者輒以訛言入報逆藩專制時指教化長官司謀逆用兵誅剿添設開化府矣又指水西謀逆用兵誅剿添設平大黔威四府矣其實土司何敢爲逆不過武弁塘報妝點成文耳張皇入告動衆興師破千年之酋豪利其金馬侈一時之勳伐上邀軍功此將臣之利非朝廷之利也康熙十年又以西番入寇告矣是時逆藩親赴大理而全省官兵馳至麗江西番固未嘗入寇也及制府查詰

北勝趙鎮瞠目直視但曰我欲報王爺恩而已滇中之人至今掩口孰謂塘報可信耶大抵土彝之性冥頑而不靈撫彝之法持大綱寬小過而已今郡縣防弁平居無事不能潔已奉公而苛細瑣屑圖其小利致豺虎遠遁狺狺有辭卽具文申報曰某處告變矣此何爲者也

馬

滇中之馬質小而蹄健上高山履危徑雖數十里不知喘汗以生長山谷也上山則乘之下山則步而牽之防顛踣也土酋良馬上下山谷皆任騎坐則百不得一也

而其中又有高大神駿遠過西馬者則千不得一也此種異物甚爲土司所珍亦甚爲土司之累若地方將吏求善馬而不惜善價則地方之福矣

鹽

天地生人必爲計養生之具滇中無煮海之利則必出井鹽以濟之其井之大者曰黑井白井琅井阿陋井羅馬井此其大凡也環井而居者曰竈戶入山而柴者曰柴商使司鹽政者但于出鹽之處給以官引行鹽之處驗引發賣而其價之低昂則聽商民之自便行鹽旣多

鹽課自足何致上有缺額之憂下有淡食之苦哉逆藩
專利把持鹽法竈戶不得賣百姓不得買遂爲兩逆之
大害願當事者平心以處之

金

滇水之產金者曰金沙江土之產金者曰白牙廠永平
縣採江金之法土人沒水取泥沙以漉之日可得一二
分形皆三角號曰狗頭金採土金之法土人穴地取沙
土以漉之亦日得一二分狀如糠粃號曰瓜子金取利
甚微而其害甚大水金之害江深而水駛或遭漂沒或

遇水怪則以性命相殉土金之害則破民田壞城郭而
矧丁卒未聞以金富也上官募金廠之虛名日責州縣
開採然金脈有盛衰多寡不可豫料欲出本以採之則
恐得不償失欲聽民開採而稍收其稅又慮課不足額
徒爲考成之累故上官日責開採而州縣日請封閉也
其餘銅鐵鉛錫各廠大都如是若聽民間自行開採而
薄收其稅輕定其額則開採者衆或遇礦脈微細則聽
州縣之請驗明封閉而開除稅額以免考成之累則州
縣又何苦爲國家塞此利孔耶或謂滇中爲五金之地

泥封谷口可致富強真矮人觀場也夫滇中之富皆三十年來歲入協餉耳逆藩發難各場開採之官紛馳道路而貧耗益甚軍無見糧天兵一至勢同瓦解此予所目擊也

險阻

滇爲四塞之地其足拒中原者東以盤江爲阻北以建昌之大小二象嶺爲阻東以廣南之鐵門坎爲阻所謂一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顧地小而糧寡人無固志一路失守則三路瓦解大小將弁各竄入深谷乞命土葬

以爲苟全性命之計自孟獲以來已世傳此秘策矣又自廣西之南甯府出太平走博隘則無險可恃但沿江瘴毒殺人僞將陳猴者領標兵三千人駐防一年將弁士卒生還者十不得一而又皆尪羸可畏也

沅江蠱

世傳南人能造蠱然余自昆池戍騰衝閱歷十年足跡半兩迤亦不能概見也獨沅江土司世傳此法其藥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例必設宴迎風藥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藥不卽發也但兩目瞳子變黑而爲藍面色淡

黃狀類浮腫至離任一月則閣門并命矣余同寅郡守
潘一品糧廳官素士父子主僕幕賓皆死此藥無一人
得脫者

緬甸蠱

尤可怪者緬人之蠱不用藥而用鬼世傳神呪能于四
十九日呪牛皮如芥子號曰牛皮蠱呪犁頭鐵亦大如
芥子號曰犁頭蠱下蠱之法不需飲食但藏芥子于指
甲之內對人彈之藥已入腹矣然不肯無故藥人必無
賴客子侵其妻妾勒其貲財者乃以此法治之漢人中

毒而還彼又計其道里之日月復誦神呪則蠱毒大發
肌瘦而腹脹數月而死金谿周瑞生龔吉貞皆死此物
也又可怪者騰越所屬土司中有楊招把者亦能誦神
呪拔出蠱毒活漢人而殺緬人佛書所謂毒藥及毒物
還加于彼人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耳目所不經見未可
盡斥爲誕妄也

和合

滇中無世家其俗重財而好養女女衆年長則以歸寄
客之流落者然貌陋而才下慮賦谷風則密以此藥投

之能變蕩子之耳目視奇醜之物美如西施香如蘇合
終身不解矣又有戀藥媚藥飲之者則守其戶而不忍
去雖貲本巨萬治裝客游不出二跣卽廢然而還號曰
留人洞吾鄉數十萬人捐墳墓棄父母妻子老死異域
者大抵皆中此物也

蕭歪嘴

永平縣一老嫗年五十許號曰蕭歪嘴者亦有異術能
解和合藥或稍有身家之人誤飲狂藥而其父兄子弟
必欲其棄醜物而歸里者則密與歪嘴計之豫定一僧

舍給狂人入其中約壯健者數人制其手足歪嘴以藥
物灌之大吐二三日毒盡乃止其人卽羸瘦異常日以
清粥素菜調之一月而進梁肉百日而復舊引之復視
醜物則棄之如糞土翻然思歸矣嗟乎滇中留人洞不
下百萬安得數百蕭歪嘴布滿十八郡中藥此浪子也
然歪嘴甚珍其術而索謝亦不少恐破人和合爲同儕
所忌也又年過五十則不可治血氣旣衰不任吐藥也
保頭錢

魯魁山滇南之大山也其南起沅江北盡楚雄東抵安

甯西極洱海而野賊盤踞其中往往出沒道路攔截客貨甚至有殺人者至村落土著之民則計其戶之高下歲輸貲財號曰保頭錢言不納此錢則頭不保也下戶歲以八分爲額牛一頭如下戶之數上戶歲以八錢爲額而高貲及宦戶則又在八錢之上矣百姓苦之在逆藩專政固欲養此蠹物以爲自封之地今官兵如雲勢無掣肘若于冬春之間兩迤竝進據其出沒之路擒其線索之人焚其積聚搜其巢穴不出十旬可以坐縛矣

安南市錢

滇南三面距外彝西番緬甸鄙遠而險阻俱不足爲兩
迤患獨安南之東都逼近臨安六日而至蒙自無險可
恃前朝于交江之上立關設防特嚴銅鐵之禁良有以
也癸丑之變僞留守以貧耗撤肘盡斂滇中之錢運至
交江每千文得銀一兩至僞周五年交人閉關罷市謝
曰吾銅砲鑄就不用汝錢矣蓋安南寡弱短于野戰而
長于憑城叢爾小蠻亦知捐金固圍異日有事不可不
爲之防也

紅珠

緬甸永昌所屬之長官司也以蒲緝城爲都距騰越二十四站數十年來國家存卹遠人置之度外今且僭號稱王矣寶井距蒲緝四站距騰越二十站山中碎石外甚粗糲而內蘊精光號曰寶石又號紅珠是鑿地而取之非入水而取之也緬人甚珍此石其大而光者皆以歸之于王細碎而黯黑者則以入市蓋其國禁甚嚴不以精妙之物漏入中原懼開徵求之門別生邊釁也賈人收石入關狀如瓦礫號曰荒石騰越工人磨之以紫梗砥之以寶砂而寶光始出以赤者爲上曰玫瑰水曰

鴿子血曰石榴紅皆佳品也曰老紅則棄物矣其藍者曰鴉青白者曰貓兒眼綠者曰祖母綠但精光發越皆妙品也其大如豌豆者曰帽頂大如黃豆及綠豆者曰寶石最小者曰鬼睫眼此瓦礫之類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獨以供婦人釵釧之飾耳而前朝嘉隆閒至出中官以典之勞人病馬虛中原以實南彝朝廷可謂無人矣我

國家不貴異物度越前代獨關禁不立殺人甚多封疆小臣貪近利而無遠識甚可議也查前明舊制騰越三

站之外設立八關以協鎮標兵分防其地漢彝互市則關外有市場防弁及巡司主之其犯銅鐵之禁者必誅無赦是不欲以利器假彝人也今八關廢弛盡付荆榛協鎮防弁飲酒食肉高坐州城漫不加察而中原忘命之徒出關互市者歲不下千百人人賫鑼鍋數百遠赴蒲緝是緬人不費斗粟徒以瓦礫無用之物歲收銅筋數十萬也又賈人出關必結十人爲夥蓋八關之外俱爲空虛之地投宿山林號曰打野而十人乃分任其職曰搭窩舖曰尋柴曰喂牛馬曰主爨非十人則不能分

役也及馳至蒲緝則于江水之濱結廬而居瘴厲凶惡
鬼蜮橫行而緬人妻女又復爭赴漢人執庖廚之役漢
人與之狎則俯首聽命惟恐後夫以奔走久勞之人處
瘴厲之地而復有房帷之失安得久而不病病而不死
哉于是十人之中在蒲江之濱已二三人爲異物矣還
至中途又二三人告病昇至騰越矣而此三四人者雖
甚壯健猶且面腫而色黃二百日內不食雞不食鮮魚
不食香油始無瘴厲之疾大約計之十人出關必死者
過半是歲殺數百人也有地方之責者亦何不具詳上

臺立關設防乃歲殺無罪之人爲緬酋運銅鐵也
花木

滇南山茶花大如牡丹赤如朱砂分心捲瓣以通海爲
第一然亦昆明之人所見不廣耳余戍騰衝時廢弁陳
指揮招赴村庄賞花其木高十餘丈圍丈餘垂蔭數畝
望之如火樹下可坐百人盛開之日薦之以紅氍席地
而飲座中有粉面白衫者上下相映爲紅暈通海雖妙
恐未能奪此頭籌也

寶臺山木蓮花亦大如牡丹色赤而微紫狀如千葉紅

蓮至春二月環金光寺而盛開者三十餘里隔簞望之紅如火高不盈二三尺卽而就之乃高十丈大十圍亦異種也或曰是佛書之優曇花云

滇中花葉與中原無異獨絕無蘋菓爾然菓之屬小而不其花之屬開而不香總以山石崇隆地氣淺薄不能醞爲奇芳結爲厚味耳

潞江之濱一石塔纍巨石而成之四面各闢二丈高亦二丈有奇一大樹冠其上亭亭如蓋嚴冬不凋根分十餘股籠罩石塔下垂入地南人不識此木曰是諸葛之

遺跡云又或曰其下多瘡母渡江者必馳馬而去防爲祟也余戍騰衝日就而察之蓋閩廣之榕樹云小憩其旁上無烈日下有清流亦足樂也故每過此地必攜酒肴設茶具飲啖而後去卒不逢瘡母也郡志云滇人多訛信然今永騰之人亦以予久留無驗不畏瘡母矣

大理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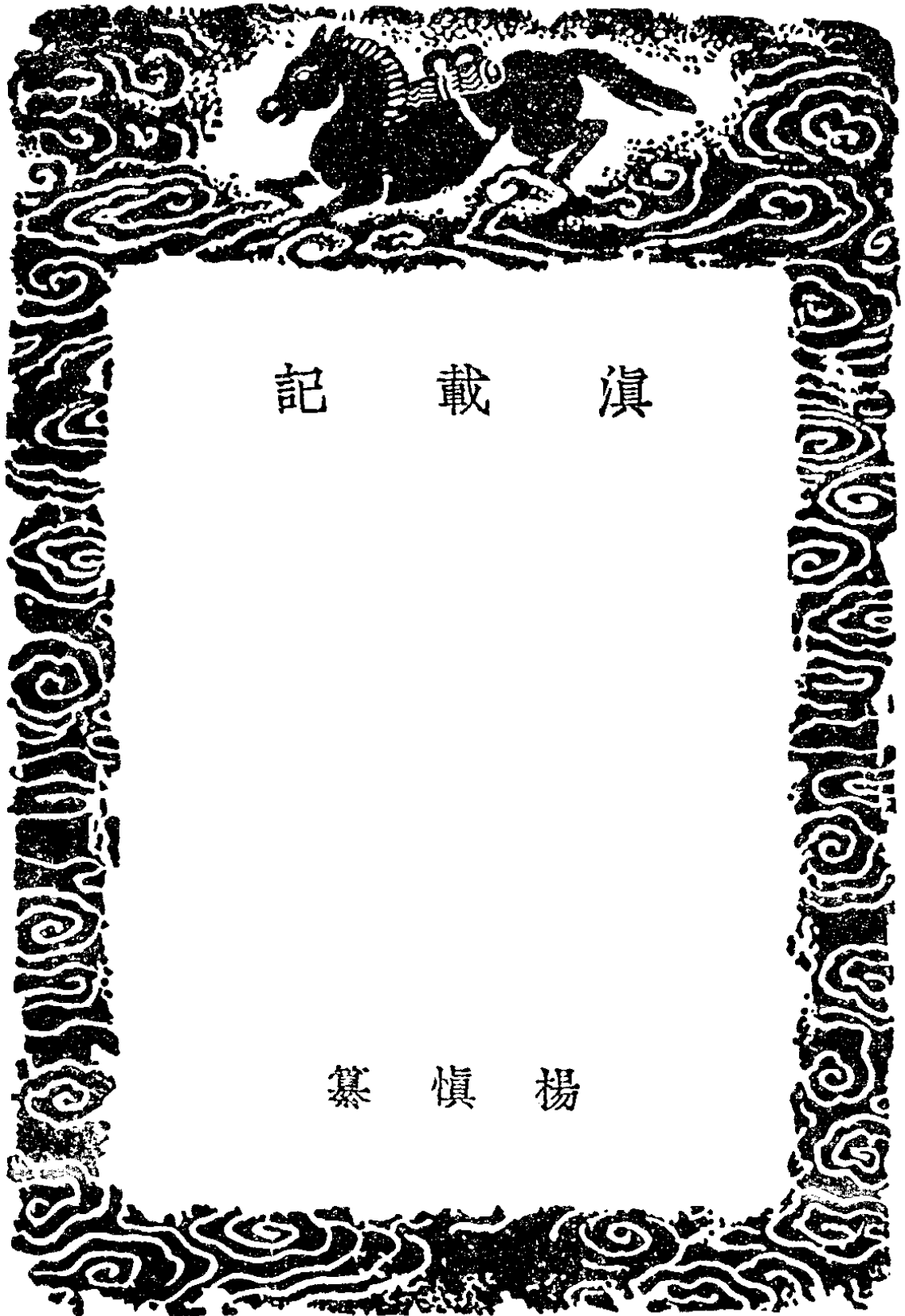
榆石點蒼山所出也鑿頑石深入里餘竭民力而取之以逼真入畫者爲佳然佳者卒不概見也康熙十二年予嘗入逆藩便坐見一石屏高六尺寬四尺餘山木木

石與元人名筆無異或曰此黔甯舊物云嗟乎此種怪物原非尋常可遇而士大夫必欲困民力以取之小者既不可用大者又不能佳而癡重可厭非人力可挽奈何勞民傷財以購此難得而無用之物歟

永昌碁子

滇南皆作碁子而以永昌爲第一蓋水土之別云燒碁之法以黑鉛七十斤紫英石三十斤硝百二十斤爲一料可得碁子三十副然費工本已三十六七兩矣其色以白如蛋青黑如鴉青者爲上若鵝黃鴨綠中外洞明

者雖執途人而贈之不受也燒碁之人以郡庠生李德章爲第一世傳火色不以授人也余在永昌日曾以重價得之出以與郡大夫較皆不能出余上也庚申冬日爲叛兵所掠惜哉今滇中游客出銀五錢便市碁三百六十甯復有佳物乎



記 載 滇

纂 慎 楊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
說海歷代小史紀錄彙編學海
類編藝海珠塵及函海皆收有
此書各本相同唯歷代及函海
缺後總論以時代論說海本最
早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滇載記一卷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書乃其謫戍雲南時所作。統紀滇域原始及各部姓種類。舊本與滇程記合爲一篇。今以一爲行記，一爲地志，析之，各著錄焉。

滇載記

明 新都楊慎編次

滇域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今金齒地。有婦曰沙壹。浣絮水中。觸沈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族。種類滋長。支裔蔓衍。竊據土地。散居谿谷。分爲九十九部。其渠酋有六。各號爲詔。夷語謂詔爲王。其一曰蒙舍詔。今蒙化府。其二曰浪施詔。今浪穹縣。其三曰鄧賧詔。今鄧州。其四曰施浪詔。今浪穹縣。其五曰摩多詔。今江府。其六曰蒙雋詔。今建昌。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今白崖。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爲會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遜位于蒙氏。考其時。蓋唐世也。張氏或稱昆彌國。或稱白國。或稱建寧國。其年系莫可推詳。

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牟苴篤之三十六世孫也。耕于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孳牧繁息。部衆日盛。代張氏立國。號曰封民。蒙氏僞稱南詔。實唐貞觀三年也。遷居瓏玳圖山。今蒙化。及高宗時。遣子入侍。朝命授細奴羅以巍州刺史。死。僞諡高祖。又稱奇王子羅晟嗣。

羅晟僭立。當高宗上元元年。至睿宗景雲中。姚州蠻先附吐蕃。御史李知古請兵擊降之。築城置州縣。重稅賦。因誅其豪雋。掠其子女爲奴婢。羣蠻怨怒。引吐蕃攻知古。殺之。於是姚僞路絕。晟猶奉唐正朔。死。僞諡世宗。子晟羅皮嗣。

晟羅皮之立。當玄宗先天元年。立孔子廟于國中。死。諡威成王。子皮羅閣嗣。

皮羅閣之立。當玄宗開元十六年。受唐册封。爲雲南王。賜名歸義。於是南詔浸強大。而五詔微弱。皮羅閣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爲樓。以會五詔。宴醉後。羅閣佯下樓擊鼓。舉火焚樓。五詔遂滅。閣略劍南節度使。求合五詔爲一朝。廷許之。於是盡有雲南之地。因破吐蕃。卒爲邊患。不可復制。既併五詔。乃卜太和形勝。左洱水。右蒼山。山海之交。結於子午。遂築太和城。自蒙舍徙居之。立上下二關。曰龍首。曰龍尾。連陷遼川。永昌。石鼓。沙追。賧。龍。佉。後遣其孫鳳伽異入朝。唐授鴻臚少卿。妻以宗女。賜樂一部。南詔於是始有中國之樂。死。子閣羅鳳嗣。

閣羅鳳之立。以天寶八年。故事。會長謁都督。偕妻子行。鳳挈家至雲南。太守張乾陁皆私之。復多徵求。鳳怒。反攻雲南。殺乾陁。取夷州三十二。陷嵩州。獲唐西瀘令鄒回。拜清平官。卽其國丞相也。天寶十年夏四月庚寅。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命致討。鳳伽異及段儉魏逆戰于西洱河。唐兵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封儉魏爲清平。賜名段忠國。以旌之。遂臣于吐蕃。吐蕃封之爲東帝。刻碑國門之外。明叛唐非得已也。僭國

號曰大蒙。始建年號曰贊普鐘。十三年，劍南留後李宓將兵擊之，為蒙氏所誘，全軍沒焉。唐益發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南詔自是始與中國隔絕矣。代宗大歷十四年死，僞諡神武子鳳伽異未嗣而死。孫異牟尋立。僭政元贊普鍾七長壽十一

異牟尋以唐代宗大歷十四年嗣立，有智數，善撫衆，居史城。史城今喜州也連兵吐蕃入寇，唐神策都將李晟擊

破之。異牟尋懼，改城牟賧苴咩。今大理改國號曰大理，自稱曰日東王，僭封五嶽四瀆，并立祠三皇廟。春秋

致祭。以國界內點蒼山為中嶽，東川界江雲露松外龍山為東嶽，在今嶽州一名嶽龍山有十二峯，皆峭拔，其山有共命鳥穴。

銀生部日界蒙樂山為南嶽，在今樂甸又名無量山其山千仞有殿搖柱自空中來天帝娶天女處永昌騰越界高黎共山為西嶽。在今

一名崑崙隔東臨浪江西臨龍川左右有平川各為穹甸草卉貫四穀不凋瘴氣最惡冬雪至春方融夏秋穹甸炎熾商賈愁怨為之謠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雲夏秋欲歸來無奈穹甸熱春時欲歸來雲中

資糧麗江界玉龍山為北嶽，在今麗江一名雙雪山其山九峯雪貫四時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在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也以黑惠江、瀾滄江、潞江、麗

江為四瀆，接點蒼之顛，添洱河之永，立官號曰九爽三托。其地東至於銅柱、鐵橋、蟠桃、玉榆，東南至於交

趾，南至於驃國木落山，西至於太石，西北至於吐蕃，北至於神川，東北至於黔巫，八方之地，屬以八演。從

中國教令，都曰苴咩，別都曰善闡，皆中國降人為之經畫也。德宗貞元三年，鄭回說以大義，令復歸唐。異

牟尋然之，會西川節度使章臯招撫羣蠻，尋因求內附，而猶結好吐蕃。臯乃為書遺尋，敍其歸化之誠，轉

至吐蕃，吐蕃疑之。異牟尋歸附之志益堅。九年，上表請絕吐蕃，復臣於唐。十年，自將數萬人襲吐蕃，大破

之遣其弟獻圖納貢及吐蕃所頒金印請復號南詔唐以其功遣使冊之賜銀窠黃金印王北面跪受之宴使者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惟二人在耳使者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孫勿替盡忠皇唐對曰敢不敬使者之命死偽諡孝恒改元二見龍上元子尋閣勸嗣

尋閣勸以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立死子勸龍晟立偽諡孝文改元應道

勸龍晟以唐永貞元年立淫虐不道其臣巽顛殺之而立其弟勸利晟諡曰幽改元龍興

勸利晟以唐憲宗元和元年立死偽諡靖王子晟豐祐立改元全義

晟豐祐以穆宗長慶四年立趨敢善用其下文宗太和三年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不恤士卒有流入蠻境者蠻衣食之由是盡得蜀之虛實與其臣巽顛遂謀入寇以蜀卒爲鄉道襲陷邛戎犛三州引兵徑入成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及珍貨而還南詔工技文織自是與中國埒矣豐祐乃遣使上表請罪元穎朝廷以李德裕代之德裕保障有方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豐祐死偽諡昭成子世隆立改元二保和天啓

世隆之立以唐武宗會昌十三年初韋臯開蜀清溪道以通羣蠻入貢又選子弟聚之成都教之書數以羈縻之而軍府不時給其餼須南詔因是不肯入貢及世隆立朝廷以其名同玄宗諱不行冊禮諭令更名謝恩然後遣使會世隆寇犛州事遂寢世隆乃僭稱皇帝懿宗咸通三年西寇安南四年寇交趾殺虜

幾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勳據之。谿洞夷獠皆降。五年，寇邕州，敗還。七年，節度使高駢大破之，復定交趾。十年，世隆傾國入寇，陷犍爲及黎雅嘉三州。十一年，進攻成都，不克，引還。僖宗乾符元年，復寇西川，陷黎州，入寇邛峽，勝負不常。二年，攻雅州，聞高駢改西川，遣使請和，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四年，復寇越嶲，死於景淨寺。自世隆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亦弊。僞諡景莊皇帝，子隆舜嗣，改元建極。

隆舜通鑑作法誤也，南詔名皆父子相承，世隆之子曰隆舜，近是。之立，以僖宗乾符四年，性好畋獵，酣宴，委國事於其臣，是歲請和，許之。又迭請和，親廣明元年，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中和元年，上表款附。三年，以宗室女妻之，後內嬖失道，爲豎臣楊登所弑。僞諡宣武，子舜化真嗣，改元二貞明，嗟耶。

舜化真之立，以唐昭宗乾寧四年，改元中興，上書於唐，唐欲報以詔，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何敢犯塞，從之。立四年，其臣鄭買嗣奪之，而滅其國，追諡孝哀，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真，十有三世，立三百十年，而爲鄭氏。

鄭買嗣本唐鄭回之後，世爲蒙氏清平。唐昭宗光化五年，旣滅蒙氏而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改元曰安國，死，僞諡德桓，子旻嗣立，攻蜀黎州，王建發兵大破之，俘斬數萬級，溺死數萬人，求婚於南漢，漢主以會城公主妻之，改元五，曰始元，曰天瑞，景星，曰安和，曰貞祐，曰初歷，死，僞諡肅文，子隆亶嗣立，改元天應，未

幾爲東川節度使楊千真所殺。鄭氏三傳。歷年二十有六。而爲趙氏。

趙氏名善政。爲封氏清平。楊千真旣殺滅鄭氏。遂拔善政而立之。後唐明宗之天成三年也。改國號曰大天興。立僅十月。千真又奪之。而爲楊氏。

楊氏名千真。旣奪趙氏。而有蒙國。改國號曰大義寧。改元曰尊聖。貪虐無道。中外咸怨。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興師開罪千真。不能禦。走死。楊氏立僅二年。而段氏興焉。

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有名儉魏者。佐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千真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奇戟于品甸波大村。又得神驥於葉鏡湖。在雲南縣正南。大波鏞是也。饑摘野桃。剖之。

核膚有文。曰青昔。思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東方黑巒松巒三十七部。皆助之。衆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夫去首爲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爲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明日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被環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旣逐楊氏。而有蒙國。遂改國號曰大理。改元曰文德。時後晉天福二年也。死。僞諡太祖。傳子思英。立未幾。死。僞諡文經。武皇帝。國人立其叔思良。思良以後晉開運三年。改元至治。死。僞諡□□。傳子思聰。

思聰以後周廣順三年立改元三曰明德廣德聖德死偽諡□□傳于素順素順於思聰未知何屬也

素順以宋太祖建隆四年立時王全斌旣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以脫臨焚燹以長世焉素順十七年改元明正死偽諡應道皇帝傳子素英素英以宋太宗雍熙二年立改元五曰廣明明應明聖明德明治死偽諡昭明傳于素廉

素廉以宋真宗祥符二年立改元二曰明啓乾興死偽諡敬明傳于素隆

素隆以宋天禧二年立改元曰明通天聖避位爲僧死偽諡秉義傳于素貞

素貞以宋仁宗天聖四年立改元正治死偽諡聖德傳于素興

素興以宋慶曆元年立改元二聖明天明以無道國人廢之而立思廉

思廉以宋慶曆四年立皇祐中廣西儂智高掠廣州敗走大理狄青募死士使大理求之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其首至京師段氏至是始聞名於中國思廉立三十一年改元四曰保安政安政德□□死偽諡世宗傳于連義

連義以宋熙寧八年立改元二曰上德廣安爲其臣楊義貞所弑楊義貞篡立自號廣安皇帝凡四年段氏臣岳侯高智昇遣子昇太起東方兵討滅之而立段壽輝壽輝連義之從子壽輝立二年改元曰上明傳於正

明。

正明以宋元豐五年立。改元三。曰保立。建安。天祐。避位爲僧。時國人皆歸心高氏。遂奉高昇太爲主。而段氏中絕。

高昇太有功段氏。爲國人所立。以宋哲宗之元符二年立國。改國號曰大中國。改元上治。臨終。屬其子太明。曰。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太明遵其遺言。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而段氏復興。號曰後理國。高氏世相之。賞罰政令皆由之。國人稱爲高國主。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者。皆先謁相國焉。

正淳復國。改元天授。以高太明爲相。高太連爲柵主。遣太連朝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立十三年。再改元。曰開明文安。避位爲僧。傳子正嚴。死。僞諡中宗。

正嚴以宋徽宗大觀二年立。四十年改元四。曰日新。永嘉。保天。廣運。避位爲僧。傳子正興。死。僞諡憲宗。正興以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立。改元四。永貞。太寶。龍興。盛明。避位爲僧。傳子智興。死。僞諡景宗。

智興以宋孝宗乾道八年立。改元五。曰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死。僞諡宣宗。傳子智連。智連以宋寧宗慶元六年立。改元鳳歷。死。僞諡享天。傳弟智祥。

智祥以宋寧宗開禧元年立。改元天開。仁壽。死。僞諡神宗。傳子祥興。

祥興以宋理宗嘉熙三年立。改元道隆。甲辰。元兵攻之。高禾逆戰。敗死。宋遣使祭之。祥興死。僞諡孝義。傳子興智。

興智以元憲宗元年立。改元天定。壬子歲。元忽必烈將兵擊之。分三道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浮金沙江。以革囊濟。進薄大理。興智及高太祥拒戰。大敗。祥興奔善闡。太祥就擒。不屈。斬于五華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世祖異之。曰。忠臣也。遂虜興智。滅其國。段氏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二主。歷三百五十年。

元既滅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蠻郡三十有七。設大理都元帥府。仍錄段氏子姓世守其土。赦興智。封爲摩訶羅嗟。管領八方。興智死。元季亂。中原多故。段氏復據之。於是有十一總管出焉。

一代總管曰信苴段實。元中統二年。入覲。世祖嘉之。賜璽書。令總管大理善闡會川建昌永昌騰越諸郡。以功累授行省參政。以攻石城今曲靖及仁德府今尋甸功。錫虎符。爲總管。

二代總管信苴段忠。至元中。隨元帥伐西林。破會川。通善闡。平休林。武定。緬甸之役。皆有功。授金齒宣慰。兼掌軍民萬戶府。

三代總管信苴段慶。元封爲宣武將軍。妻以公主。入朝歸。授雲南省參政。

四代總管信苴段正。

五代總管信苴段隆。

六代總管信苴段俊。

七代總管信苴段義。

八代總管信苴段光。時元大德中，中原板蕩，梁王以元宗室鎮善闡，與段氏分域構隙。至大二年，梁王大破光兵，光將高蓬守羅那關，梁王密招之，不從，乃賂蓬庖人刺蓬，以其首獻梁王，王并庖人戮之。至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羣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爲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謠俗號曰鐵雨。

九代總管段功。初襲爵爲蒙化知府。至正十二年，繼立爲總管。癸卯，明玉珍自楚入蜀，據之，分兵四掠，號曰紅巾。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亂。功謀于員外楊淵海、淵海卦之吉，乃進兵至呂閣，敗紅巾于關灘江，殺獲千計。紅巾收合餘衆，再戰復勝，殺段氏驍酋鐵萬戶。紅巾屯古田寺，段氏夕潛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什七八。又追至回磴關，大敗之。紅巾大呼之曰：待明年來復仇。時功在戰間，得玉珍母寄其子書云：爾征南，務得之，不得輕還。軍少糧乏，我當添補。楊淵海效其書跡，易之曰：中國兵來急，爾宜早歸。遂募能入紅軍營者，有小卒陳惠願行，玉珍得書，恐國中有變，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至七星關，又勝之而還。紅巾旣退，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盞妻之，爲之奏授雲南平章。功

自是威望大著于西南。梁王曲意奉之。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功得書。乃歸。既而復往。其臣楊智張希喬留之。不聽。既至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嘍碧雞之心矣。盍早圖之。梁王始啓疑於平章。密召阿蓋主命之曰。親莫若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今志不滅。我不已。脫無彼。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汝以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殪之。主潛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語平章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平章曰。我有功爾家。我趾自蹶傷。爾父尙嘗爲我裹之。爾何造言至此。三諫之。終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阿蓋主聞變。失聲哭曰。昨暝燭下。纔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煙花殞身。今日果然。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者乃萬方。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路。裏彩錦被名也。吐嚙吐嚙段阿奴。吃嚙可借也。施宗施秀同奴歹。歹不好也。雲片波潏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押不蘆乃北方起死回生草名。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也。西山鐵立霜瀟瀟。鐵立松林也。平章從官員外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錦酒休教灑淚頻。梁王哀淵海之才。意欲爲己用。見詩痛悼之。乃厚恤之。令隨平章榷歸葬大理。

十代總管信直段寶功之子。洪武元年嗣職。梁王遣矢刺平章。七攻大理不克。乃講和。奏陞寶爲雲南左丞。未幾。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遣叔鐵木的罕借兵大理。時寶已長。答書云。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粟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乃爲釣魚之香餌。繡閨淑女。自設掩雉之網羅。況平章旣亡。弟兄罄絕。今止遺一葵一奴。奴再贅華黎氏。葵又可配阿蓋妃。如此事。諾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時來矣。書後附以詩云。烽火狼煙信不符。隴山舉戲是支吾。平章枉喪紅羅帳。員外虛題粉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恨寶入骨。平章女僧奴。志恒不忘復仇。將適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母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今歸夫家。收合東兵。飛檄西洱。汝急應兵會善闡。又作詩二章曰。珊瑚勾我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衣。冰鑑銀臺前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烏飛兔走頻來往。桂香梅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點蒼低。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江東。鴻臺燕苑難經目。風刺霜刀易塞胷。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春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後寶聞高皇帝開基金陵。遣其叔段真自會川入京。奉表歸款。朝廷亦以書報之。見御製文集時有妖巫女歌曰。莫道君爲山海主。山海笑諧諧。園中花謝千萬朵。別有明主來。寶數日疾卒。子明嗣。

十一代總管信直段明。洪武十四年。授以宣慰。壬戌春正月。天兵破善闡。梁王自鳩。黨屬悉俘。明遣都使

張元亨馳書潁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麾下曰大理乃唐交綏之外國。善闡實宋斧耋之餘邦。難列營屯。徒勞兵甲。請依唐宋故事。寬我蒙段。奉正朔。佩華篆。比年一小貢。三年一大貢。友德怒。拷辱其使。明再上書曰。漢武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祗緣善闡。乞冀班師。友德答明書曰。我大明龍飛淮甸。混一區宇。陋漢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淺圖。天兵所至。神龍助陣。天地應符。汝段氏接武蒙氏。運已絕於元世。寬命延息。以至於今。我師已殲梁王。報汝世仇。不降何待。三月。傅沐二將分兵宵緣點蒼。繞出下關之背。先樹旗幟。遲明段兵驚潰。大軍策馬亂流而濟。明遂就擒。并其二子仁義。至金陵。太祖聖諭曰。爾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長子名歸仁。授永昌衛鎮撫。次子名歸義。授鴈門衛鎮撫。大理悉定。是夏六月。元普顏篤復叛。據佛光寨。在鄧州東北先不華叛。據鄧州。甲子正月十七日。潁川侯傅友德復自七星關回軍大理。平鄧川。破佛光寨。因定賦法。築城隍。設衛堡。立學校。比於中州列郡焉。

逸史氏曰。史稱西南夷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然口未有稱也。及張氏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段最久。故著稱焉。夷裔盜名號。互起滅若蜂蟻。然不足錄也。然至與中夏交綏。抗陵。疲我齊民。世主甘心焉。以無用戕有用。是可慨已。漢司馬氏傳西南夷。誠有意哉。余嬰罪投裔。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也。聞其籍於舊家。有自古通玄降年運志。其嘗用爨文。義兼衆教。稍爲刪正。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滇焚於三代爲荒服。漢僅剽分其方。雖胡

元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于今列箐落而郡縣之。馴鱗介而衣裳之。華風沃澤。同域共貫。昭代恢宇。前是孰並。傳稱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幾近是哉。夫分隔之亂。昔如彼。大一統之治。今若此。干羽不警。百五十年。探言其故。則金匱祕文。縉紳罕睹。況荒徼乎。余慕宋司馬氏作通鑑。采獲小說。若河洛行年紀。廣陵妖亂志者。百二十家。法孔子著春秋。取羣書於百二十國也。因是有感。遂纂蒙段事。以爲漢載記。其諸君子祖春秋而述二司馬氏者。亦將有取於斯焉。



王雲五主編

雲書集集成初編

大行理記及其他五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



3
4
3142